



鳥 聖 韻

500

滿洲帝國少年叢刊  
(氏間故事集)

鳥 翠 翡

李 冷 歌 編 譯

京 新

益 智 書 店 印 行

康德三年六月二十日印刷  
康德三年七月二十日發行



# 翡翠鳥

(全 壹 冊)  
定價 三角  
(外埠酌加郵費)

編輯人 李 冷 歌

新京西三馬路四七號

發行人 姜 殿 昌

新京大馬路益智書店

印刷人 趙 璽 廷

新京益智書店印刷部

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

新京大馬路益智書店

發行所 益智書店

新京大馬路益智書店

## 卷頭語

『鴛鴦樹』付印之後，接着便編譯這本『翡翠鳥』。這本書裡總共有十幾篇東西，論趣味和『鴛鴦樹』裡的有些不同。讀過後自然可以意識到，這裡也無須多說。

這本書的取名，和『鴛鴦樹』有相同的意味——也是把其中之一篇作為書名的。

書中這篇『翡翠鳥』是希臘民間流行的故事：敘述一對青年夫婦，彼此非常相愛；他們的生活簡直就像美妙的詩歌那樣甜蜜。某日，丈夫因事遠出，而且必須橫過大海。不幸中途遇着暴風雨，以致船破人亡。在妻子到海濱期待歸來的當兒，驀地發現了漂上岸的丈夫的尸體。一見之下，淒慘莫可名狀。

妻子痛心地震，而感動了上天的垂憐，結果，上天使他們夫婦化作一對翡翠鳥，涉重洋，渡大海，組織新的生活去了。

其餘各篇，都有不同的趣味，讀者自己去領會吧！

李玲歌識於新京

# 目次

第一個啄木鳥	一
小販尋金	四
河之女	七
高塔木的聰明人	一一
鄉人和他的驢	一四
四個音樂家	一六
奇怪的吹笛人	二一
戒遲悞	三三
好兄弟	三八
翡翠鳥	四一
潘得拉	四四
洪水的故事	四八
拇指麗娜	五二
錢口袋	七六

目次

農人.....一九〇

多智的養女.....一〇八

## 第一個啄木鳥

很久以前，有一個老人，常常在街上徘徊着，遇事最好扶助人。他穿的可是很襤褸；像一個乞丐似的，但是他並不是乞丐。可是到底也沒有人知道他是誰。

某日，他走到一座小房，時間已是黃昏。他是又乏又餓了，因為那一天他走了好多路，

他從窗戶往裡看，看見一個婦人在爐子上烙餅呢。她帶着紅色的帽子。他想着：『屋裡多麼暖和呀！』於是用手敲敲門，一直走進去。那個婦人還接着做餅，放在爐上烙。

『慈善的太太，給我一塊餅吧，我餓的很哪。』



婦人以爲他準是個乞丐，根本就沒睬他，依然烙餅。

等了一會子，老人又懇求道：『慈善的婦人，你能不能給我一塊呢？我真是餓的了不得啊！』

婦人抬頭看看老人，又俯身看看餅，然後才說道：『不，這一塊太大，我得做個小一點的。』於是她又另做一個小些的；老人靜靜地在那候着。這個小些的餅做好之後，她又思忖着說：『不行，還是有點大，再做一個吧。』

她又做了個更小的，把牠放在爐上烙。這一個未免過於小啦，幾乎就不像個餅啦。雖則這樣，還是比不上那婦人的心腸的狹小呢！

終於老人等得暴躁起來，並且忿忿地說：『我也不吃你的餅了，你的心腸太狹小，你也不用再在這烙餅了，以後，你餓的時候，你就用嘴去啄食吧！』不一會，老人忽然不見，因爲他是一個神仙。這心腸狹小的紅帽婦人也

沒踪影啦！但見她原來站着的地方落一隻灰色羽毛紅腦門的鳥。  
她便是第一個啄木鳥。

## 小販尋金

誰都知道倫敦是英倫的京城，是世界上大都市之一，但幾百年前，牠還是極小的市鎮，可是那時已是全國的首邑，而且擠着許多舊式房屋，並且鋪着崎嶇的道路。

有一個小販，住在司莫罕地方。那地方是很狹僻的村落。他貧窮，而且也沒有朋友，人們都呼他傻子。無論他走到什麼地方，他總是被人譏笑着，孩子常常用石子拋打他。

一夜，他睡下的時候，做了一夢：夢見一個老人出現了對他說：『到倫敦去吧，站在橋那里靜等好消息去！』

他便帶了自己所有的一切東西上倫敦去了；一直走到橋那里站下。在

那里他誰也不認識，也沒人注意他。此刻他竟陷於疲倦而又無家可歸，到夜裡他便躺在馬路上睡覺。

第二天，他還是沒有發現什麼好消息，祇有坐在那里望太晤士河裡風帆的上下，心裡着實悲愁起來。

第三天，當他站在那看游魚從橋下游蕩時，忽然走來一個怪人；上前和他談話：

『朋友，你做什麼呢？』

『我等好消息呢。』

『什麼好消息？』

於是小販便把他所夢的向那個人述說一回。那人聽完，怡然地笑起來，說道：『你多麼傻呢！僅僅因一個夢便老遠地跑到這里來，有多麼不上算！』

夜我也做個夢：我夢見在司英罕地方一個窮小販的後園子裡大樹下埋着許多金子，現在說來，我也應該像你似的老遠跑到那里去挖去麼？」

那個人說完這一番話，微笑着，搖擺着頭走開了，小販聽了之後，便高興地跑回家去，一直到後園子大樹下去挖金子，很奇怪的是他真個找着了；而且很多。

他立刻就變爲富翁了，建築一所新房，娶了一個妻子，從此以後也沒人譏笑他了，小孩子也不敢拿石子打他了；祇是過着安適的生活了。

## 河之女

在希臘南部的山谷裡，早先住着一年輕的女郎，她的名字叫做黛芬尼。她長得非常美麗，知道她的沒有不愛慕她的。

黛芬尼平日竟在田野和樹林裡閒遊着，蜜蜂，鳥雀，花草，樹木是她同處的伴侶。她最喜歡順着比尼司河邊遊蕩，怡心悅性地聽取小河水汨汨的流聲。她高興之極，就手舞足踏對着小河唱起來，顯然把小河當做生物看了。她幻想小河一定懂得她的心意，因為牠發出低微的激蕩聲。凡是知道她們們都把她呼爲『河之女』。

黛芬尼有時真竟這樣喊着：『喂，小河，我做你的孩子吧！』小河總是微笑着回答她。不過只有她能明白回答的話是什麼。

一個晴明的朝晨，那時天氣非常的溫和，大地上滿鋪著幽香的花草。黛芬尼無意中順着河邊踱到很遠的地方，她慢慢爬上了高山，各處都是野花招展，清風送來嚶嚶的雀的啼聲。她登上極頂，往下一望，只見那條小河曲曲地從山谷裡流去。

『小河，再見吧，我還要往更遠更高的地方攀登呢，可也迨不多久就能回來的。』

小河照舊向她微微一笑，而她一直向前走去。最後，她來到一個地方，在那里她打算坐下休息一會，因為實在有些累了。正要坐下的時候，忽然聽着遠遠傳來一種琴音。起初也不知聲音是誰弄出來的，祇能分辨出來那聲音愈來愈近，顯然是往她這裡來的。可是，她真樂音聽呢。

後來，她回過頭去看；只見一個壯健的美少年，向這邊走來。他原來是亞

波羅，（朱比德的兒子。）他善於音樂，因為他是音樂之神。黛芬尼是不認識他的。

亞波羅越發走得近了，竟而喊着『黛芬尼！』但黛芬尼可嚇壞了，不敢作一聲，因為她很害羞的，而且以往從來沒有和男子說過話。她轉過臉就跑起來。

亞波羅接着又喊『黛芬尼！』但黛芬尼一直地往山下跑，向山谷中間小河所在的地方跑去。

亞波羅心下想：『她真是我眼日中所見到最美好的少女了，即使僅僅得着再看看她的臉，那就足够了！』

等她跑到一塊平坦的地面時，眼看離山谷不遠了，她幾乎累得多一步也不能再跑了，很急促地喘息着。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，那條小河却微溫地



向她笑了笑，於是她便伸開臂膀呼救：

『哎！比尼司河呀，救我吧！』

後來，河水似乎霧一般朝前來迎接她，而亞波羅竟有一個很短的時間看不見她了。不久他視覺所接觸的是她站在河沿正要往河裏跳，離着自己站下的地很近。亞波羅立刻伸出手去挽救她，以爲是觸到她的頭髮上，把她擁在腕裡了；結果卻是一株桂樹的幹，上梢在空中抖顫着。

『哎！黛芬尼呀！黛芬尼呀！就是這樣小河流我手裡把你奪去了麼？』他呆呆地望着那繁密的枝葉，還在不住地抖顫着。他上前摘些葉子，編成一個帽子帶在頭上，做紀念黛芬尼的。

以後，亞波羅無時無刻不帶着那用桂樹枝編製的帽子，他的心也真够悲哀的了。

## 高塔木的聰明人

在英格蘭有個小村子，叫做高塔木。這村子是住着一羣可笑的人們。從前，有一個這村子裡的人，上納丁罕去買羊。在納丁罕橋上，遇着一個正從市場回來的人。

那個人問道：『你往哪去啊？』

他答道：『我上市去買羊。』

『你買羊回來順哪條道走呢？』

『打算還是走這個橋。』

『那不行！』

『怎麼不行？我樂意從這橋上走呀！』

「你不能！」

「但是我願意！」

「說好的，請你不要順這走！」

「什麼叫好的，你等着吧！」

說着說着，二人就撕打起來。

這兩個人正在撕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恰巧來個過路的；背着一袋白面回高塔木去。他看見這種情形，立刻站下問是怎麼一回事。他清楚了撕打的原因之後，就把背着的面袋放下，不知爲什麼一直往河裡倒起來，一點兒也沒賸。

「喂，鄰居，你們說我的面袋裡還有多少面啦？」

「沒有啦！」那兩個人馬上止住了撕打，驚奇地異口同音地這樣說。

『那麼，你們的頭腦豈不和這面袋一樣麼？何苦爲一個還沒有買來的羊撕打呢？』

於是二人很慚愧自己的愚魯，紛爭因此就停止了。但是這三個人，到底誰是最聰明呢？

## 鄉人和他的驢

一個老人同他的兒子，趕驢上市去賣。一個過路人說道：『你們多麼傻呀，自己步行；讓這條驢如此的輕快！』

因此老人把兒子放在驢身上，繼續往前走。第二個過路人譏笑他說道：『你這個小懶東西，你真不怕人笑話，自己騎在驢身上；却讓你的老父在地上走着。』

老人把兒子抱下來，自己爬上去。過來兩個婦人，有一個說道：『看看那個自私的老頭子，自家騎驢在前邊走，把步行的兒子落在後邊！』

後來，老人竟把兒子也抱在驢的後部坐着。恰巧又來個過路人，問老人的驢是不是自己的，老人告訴說是自己的，可是這個過路人便說道：『驢既

是你自己的，我看與其你們兩個人騎着牠倒不如你們倆個把牠抬着走呢！

「無論什麼東西都應該享着快活的呀！」老人一邊說着，同時和兒子從驢身上爬下來，他們爺兒倆把驢腿綁起來，用杆子一穿，然後就抬着順一個橋往市上走去。

因為這種樣子未免太可笑了，所以人們都成羣地跑來看。驢受不了主人過分地待遇，於是就掙扎起來，終於把繩弄斷，掉在河裡淹死了。

老人很無意味地走回家去，心裏覺着又羞臊又懊悔。他爲的受不住過路人的譏諷，不惜做出愚笨的事，竟致把驢白白失去了。

## 四個音樂師

一個人有一條驢，這條驢足足供主人使用好多年了，後來因為老了不大能做工啦，所以主人心想把牠殺死。驢明白主人的心意，於是就往布瑞門地方逃去，自己心下想，在布瑞門那個地方，或許能當一個音樂師呢。

走了一程之後，牠看見一隻狗，躺在路旁，現出迷朦和疲倦的樣子，驢問道：『怎麼的啦？』

狗說道：『唉，我本是一個獵犬，可惜現在衰老啦，我既不能幫主人打獵，所以他要殺我，於是我逃出來，但是我將怎樣求得生活呢？』

驢說道：『我正往布瑞門去，想在那里當個音樂師，那麼，咱們一同去吧。』於是驢和狗一同向布瑞門走去。不久，他們看見一隻貓，很可憐地跛在

在路旁，驢問道：『怎麼的啦？』

貓答道：『唉！我本是一個很好的捕鼠者，可是我慢慢地衰老了，牙既鈍了，腿脚也不受用了，因此女主人要把我淹死，我可是逃出來啦，將來怎麼求生活呢？』

『和我們一同上布瑞門去吧，你能唱，我們大家可以當音樂師的。』

貓說道：『好吧，倒是很好的忠告。』於是驢、狗、貓一齊向布瑞門走去。

不大工夫，他們看見一隻公雞，也是很可憐地在那哀啼着，驢問道：『怎麼的啦？』雞答道：『我的女主人爲明天的午飯，想把我殺啦。』

驢說道：『和我們到布瑞門去吧，你的聲音很好，我們大家合着唱，就可藉此謀生活了。』

雞說道：『好吧，這是個好辦法。』於是他們四個一齊向布瑞門走去。



到黃昏的時候，他們走近了一塊樹林，他們決定在那里過夜。驢和狗在一棵大樹下躺着，貓爬到樹枝上，鷄飛在樹枝的頂尖上，鷄臨睡的時候，向四週瞧了一瞧，他看見樹林裡透過燈光來，於是，他便招呼他的朋友們：『左近一定有人家的，我看見樹林透進燈光啦！』

『我們還是到人家去吧，這里不是安全地方。』

於是他們對着燈光走去，燈光越來越大了，他們終於看見了一所住房，這原來是一群強盜的窩巢。驢因為高大，就爬上窗臺，往屋裏看看。

鷄問道：『看見什麼啦？』

『我看見一張桌子，上邊擺一些好吃的東西，有不少強盜圍着桌子，一邊吃喝一邊樂着。』

這四個朋友咕噥了半天，因為他們很想吃點喝點，並且在這過夜。結果

他們決定了一個辦法：驢站起來，兩隻前腿搭在窗臺上，狗跳在他的背上，貓竄在狗的背上，鷄飛在貓的頭頂上，預備妥當之後，他們便一齊盡力地叫喊起來。（驢鳴，狗嚎，貓叫，鷄啼。）他們趁着吵鬥的聲音，一齊破窗而入。強盜聽着這種怪叫，都以爲什麼妖精來了，一時不能辨清，都慌慌張張地逃出去，於是這四位音樂師就圍桌坐下，開始吃喝起來。

吃喝完了，他們便各找安適的地方睡下，驢躺在糞堆上，狗倒在門後，貓爬在火爐旁，鷄飛在一隻房椽上。

半夜以後，強盜首領計議道：『現在屋裡燈光熄了，好像安靜沒事啦。』於是打發一個人到屋裡看看。這個人覺得是平靜沒事了，就一直跑進廚房裡，想點上蠟。他以爲爐子還燃着，伸手去取火，那想到竟摸在貓的眼睛上，貓立刻跳起，把他的手抓破，這個強盜驚恐已極，拿腿就跑，但是狗也醒了，把他大

腿狠狠地咬了一口，他拚命地往院子裡跑，又讓驢重重的踢了一蹄子，這時，鷄也醒了，不知所以的叫喚起來。

這個強盜真是受驚非小，一口氣跑回去，報告首領說：『我們的房子有個女魔法師，她用細長的指爪把我的手抓一把，在門前似乎有一個男子拿刀把我的腿砍了一下，院子裏有一個大漢，拿大棒子把我鎚了一下，在房椽子上好像坐着一個裁判官，嘴裡嚷着：「把這壞東西給我抓住！」因此我拚命的跑回來。』

從此以後，這一群強盜再也不敢回去了，四個音樂師覺着沒事啦，就住在那里，過得非常有趣味，因此也就沒有到布瑞門去。

## 奇怪的吹笛人

在很久以前，德國哈墨林市鎮發生一件怪異的事情。

市上忽然來了許多的耗子，大家都不知怎麼辦啦。這些耗子在屋子裡鬧着，在街上跑着，就是在白日牠們也是沒有地方不到的。

人們用種種方法來除掉牠們，貓啊，狗啊，毒藥啊，捕鼠器啊，樣樣都預備了，但這些沒一樣發生效果的。耗子越鬥越兇了，顯然是這樣，如果再讓牠們鬥下去，這些住戶勢必被迫出這個市上，而往別處遷移。

一個星期五日，有個陌生人走進鎮裡，他生得很古怪，有着彎彎的鼻子，長的鬍子，兩隻灰色的大眼睛，在帽子下邊，翻轉着。

他穿一件綠色的短上身，繫條皮帶，紫色的褲子。將將到膝蓋骨。

帽子上頂拴一縷紫色長毛縷；而腿下緊緊繫着裹腿，他這一副長樣和裝束看來很像個無賴。

假若你曾經到個哈墨林，一定會在那里大禮拜堂窗上，看着他的畫像，長樣和服裝就是前邊所說那樣。

沒有人知道他從那裡來的；也沒有人看見他是從那條道進的城；發現他時；就正從市上大街走下來，吹着笛子；唱着曲子——

『喂，看見否』

救你們逃出鼠難的

人兒來了？』

他順着大街往前走，一直走到市上辦公廳的大門口，站下了，一群小孩子和無業閒人圍起他聽他唱。

他倚在辦公廳的牆上繼續吹笛繼續唱着

『明朝啊！』

我將趕走了

兇惡的鼠輩，』

可巧在這個當兒市上的人正坐在辦公廳裡討論救護全鎮的方策，他們聽着這種笛聲和歌唱，其中有一個人說道：『大家聽着沒有？』另外一個人說：『那可不是一個魔症瞎喊呢？』第三個人又說道：『他說來救我們逃脫鼠難，這對我們也許會有幫助的吧？』

於是他們打發一個人去問吹笛人，唱歌含着什麼用意，可是吹笛人並不多說，他僅僅向來人表示，如果能得到酬勞的話，很可以把那些耗子趕出哈墨林，並且在第二天早晨以前就能够實現。

一個人喊道：『他怎麼能辦到呢？我們問問他有什麼方法，別的人都異口同音的攔阻這事而且說：『他若是能辦到，他一定是一個魔士了，我們絕不該和他打交道的。』』

鎮長是被衆人譽爲最明白而又最狡猾的人，終於很肯定地說道：『不用說啦，準是這魔士給我們市上弄來這麼多耗子，藉機騙幾個錢，好好，我們就將計就計，令他自投陷阱，若是你們把他由我擺弄，我總可以把他治一治的。』』

衆人都說道：『隨鎮長辦吧！隨市長辦吧！』

奇怪的吹笛人帶到辦公廳，站在這些明白人的面前，開口說道：『假若每一隻給我五分錢，明天早晨以前我可以把牠們悉數趕掉。』

五分錢雖說不多，但耗子成千成萬的，總起來，這真是一筆大項款子了。

「你要的過多了，這麼辦然豈不把我們全市所有的錢都化了嗎？」衆人一齊這樣議論着，但鎮長毅然的說道：『好吧，就這樣辦吧！』

吹笛人說這件工作須在日落後起始，並請鎮長下令全市住戶不要出來，他說道：『大街須給耗子讓出來，人們從窗子往外看就能見着熱鬧了，日落以後，吹笛人又出現於大街上而且唱着——

『喂，看見否？』

救你們逃出鼠難的

人兒來了？』

接着又唱那一個，聲音又幽揚又哀悽，聽着的人沒有不受感動的，聲音慢慢由低微而嘹亮起來，以致於全市的各處都聽到了。

後來眼看着許多耗子從地窖或屋子的角落裡跑出來，牠們跑進街上，



像水似的把路都遮住了，牠們什麼也不顧了，一味地向笛聲和歌聲起處跑去。

吹笛人看見街道上，都擁擠滿了，於是轉身向市外近處的小河走去。一邊走着一邊吹着笛子，大隊的耗子跟在他的後邊。

他到河沿時就站下了，用手指向河流的急湍的漩渦處，口裡喊道：『跳！』耗子一個跟着一個地往水裡跳下去，慢慢的連影也不見了。

從黃昏一直到半夜，耗子絡繹不斷地往河邊跑去，都是跳下水裡而不見了。最後來一個上年紀的老耗子，牠的名字叫布蘭奇，是耗子裡的首領。

『喂！布蘭奇，牠們都跳下去了嗎？』吹笛人問着。

布蘭奇往上看他的面色，然後答道：『是的，先生，都跳下去了。』

『有多少啊？』

『九百九拾九千九百九拾九個』。

『布蘭奇，要算上你呢？』

『再加一個數就得啦，』布蘭奇說完，臉上現出溫和的笑容。

『去吧，趕牠們去吧！』吹笛人揮着手。布蘭奇沒有說什麼，一直跳向漩渦裡，終於消逝了。

事情完了，吹笛人回到城裡一個店住下，夜裡一點鐘時他已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市上的人都坐在辦公廳，他們說：『沒疑問的，耗子都趕掉了，我們的全市總算得救啦，可是我們怎樣報酬吹笛人呢？』

鎮長說：『先前大家都說讓我自己處置他，現在看我擺弄擺弄這個魔士！』

一會子吹笛人走進來說道：『我已把耗子弄到河裡去了，管保不許再

有一個啦，實在的數目是九百九拾九千九百九拾九個，牠們的首領還沒算上，你們能曉得怎樣酬勞我的吧！

鎮長說：『證據在哪呢？』

吹笛人說：『還要什麼證據，不是你親口允許每隻給我五分錢嗎？』

『對呀，那麼咱們去數數吧！』鎮長很狡獪的說。

吹笛人明白自己是被騙了，於是大聲喊道：『要數數嗎，上河裡數去吧！』

『好好，數數是爲給你錢，我們既然看不着究竟是多少耗子，那麼，我們也就無從酬勞你了。』

吹笛人說：『這就是最終於答覆嗎？』

於是明白人都齊聲應道：『你必須讓我們親眼數數多少隻的。』

『你們不給話作主，就算拉倒吧，我要向你們的後人討去呢！』說完話把

帽子緊緊地往下一扯，幾乎把眼睛都遮上了，隨後就離開辦公廳，逕自去了。鎮長得意的說道：「這就是處置魔士的方法，讓他自投陷阱。」

『但是他說向我們的後人算賬，是什麼意思呢？』其餘的明白人起了疑問啦。

市上住民聽說鎮長把魔士愚弄了，都鼓手相慶；對於處置的方法非常欽佩。

第一天是禮拜日，哈墨林的住民都上教堂去作禮拜，心裏都很欣快的，因為他們以為沒有耗子的擾鬥可以安居樂業的了。往回走的時候，自然還是高興，彼此談講着吹笛人怎樣被愚弄的經過，譏諷無所不至；走在街道上又像從前那樣自如了，因為沒有耗子絆腳啦，——但有一件，時常在教堂門旁玩着的小孩子們哪裏去了？

不久，便聽着呼喊的聲音：『孩子呢？哪去了？』

隨後母親們開始跑出去，順着大街招呼：『萬瑞斯啊……亨利呀……！』

到了下午找着一個小男孩，扶着拐杖，一癱一瘓地從東門進來，放聲號哭，每個人都追問他從那回來，並問那些孩子的去處。

於是在嗚咽中，這小夥子講出下邊這段故事來：

當大人們在教堂裏作禮拜時，他們聽着奇怪的笛聲，好像從大街上傳來的，於是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跑向街上，去看奏樂的人。

他們發現那個吹笛人，正在市街吹着他那有魔力的笛子，調子是未曾聽到過的。小孩子把街道都塞滿了，吹笛人便慢慢地走開。小孩子們跟在後邊，且走且唱，一直出了市的東門，走向無邊的曠野去了。吹笛人把他們領到一個高山下，山旁忽然開了一個門，他走進去，仍然吹着笛，飄出幽揚曲子。小

孩子們不知不覺的也跟進去，隨後門便關上了，僅僅有個巨大的石頭痕記。但是這殘廢的小孩子，是落後啦，他趕到的時候，正好那塊大石頭門塞上了，他便失望地坐下哭起來。

大人們聽他講述之後，都瞪目不知所措，有些騎上快馬去追尋吹笛人，有些坐在屋啜泣，但大多數是帶着鋤頭去找那個石門。黃昏時，他們都失望地回來，一點影子也沒有找着。

現在鎮長是最苦惱的一個了；他丟了三個勇敢的男孩子和兩個美麗的女孩子，更使他難堪的，就是全市丟孩子的大人們都懣怨他。

大家都瘋狂般的報怨：『哼，這就是愚弄魔士的法子！』個個都用手指點畫着他，『假若以真誠對待那魔士，那會發生這種事呢？』

這件事是發生在一千二百八十四年的中夏，當時魔士引誘孩子們的

那條街還可以指點出來。在那條街上，直到今日，仍然不許玩弄任何樂器的。

## 戒遲悞

某日，一個農夫帶了些農田產物到近處的集市去。當他把一切要事都辦好了之後，他就走去請教一個律師，那個律師住在很輝煌的樓房裡。

他撞起鐘來，並且說有要事請教律師，進屋時，他便開口說道：『先生，我來請教於你。』律師說：『是的，什麼事吧？』農夫毅然的說道：『這正是要你解答出的，因為我只知道來請教於你，而不是我給你教訓的。』

律師一向沒會遇着這樣奇怪的鄉愚，說話會如此的粗直。可是他不但沒惱，反而覺得好笑，於是便尋思到底農夫爲什麼事來請教。

『你和誰打官司嗎？』

『不啊，我同鄰居處的很好呢。』



『那……或者想要和誰抗債不還嗎？』

『不啊，我不欠人家錢，即使別人欠我的，大都到時就還上，你要知道，我們住的地方是一些誠樸的百姓啊。』

律師一連又問些別的話，到底沒有發現農夫的來意。最後，終於向農夫表白：不能給任何教訓的，因為他也不像陷於困苦的樣子。

『困苦嗎！我確是陷於這種境況裡呢；我來這裡請教，你竟無意教我：這便是我的困苦！』

『我的許多朋友常常向律師請教，很得一些幫助，所以他們的事業都弄得不錯，因此今天我上集時，我就決定尋訪你請教；但你既是無助於我，我要走上別處去請教了。』

『不必吧！你既是這樣一說，那麼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你的困難了。你的鄰

居都得過合理的教訓，你自己不肯落人後，是不是？」

「對對，這正是我的來意！」農夫很快樂的說着，因為律師可一下說到心裡去了。

律師極莊嚴的拿過筆和一張紙，然後問着農夫的名字。

「約翰勃朗！」農夫答。

「什麼職業？」

「怎麼的……」

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農人呀！」

律師照農夫的話記下來，另外還加些別的字，農夫是莫明其妙的。然後，把紙摺上遞給農夫，農夫繳了費用，很高興地走出來，因為現在可以和別的

農夫比得上。

他到家的時候，看見好些自己的工人站在門那里，向他的妻談話，他的妻老遠就喊道：『約翰，回來啦，聽他告訴我們怎做吧！』

她向丈夫解說草已經全割倒啦，正豫備往院裡搬，但工人們都不知他的意思如何，是打夜工往裡搬呢，還是等到明天再說呢。許多天來，天道都很晴明的，天空也很清亮，並沒有落雨的現象。

農夫想了一會兒也沒有決定，猛然他想起律師的教訓在兜裡放着呢，於是從兜裡把紙拿出來，嘴裡說道：『這玩藝能够指點我們的，這是我從一個律師那里得來的，我們可以依照他的教訓做，你念念！』神色注視在妻的身上：『你比我高明的多啊。』

於是農夫的妻便拿紙念得很嘹亮：『約翰勃朗，農夫，切記：今日事今日

畢，勿挨到明日。『農夫欣歡地喊着：』這真是最好的意見，孩子們，到田裡去把草都搬進來吧。』

工人們回到田裡去，齊心合力地幹起來，一直把草搬得乾淨，等到裝最末一車的時候，有幾滴雨落下來了，但還看不出有大雨的現象。

深夜，狂風大雨如注，整個山谷，都瀰漫了一片。清晨，農夫起來出外一看：好些田地都被水淹沒了。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他是如何感謝律師的教訓啊。假若不是那樣做了，他將要曉得明天已經晚了。

走回屋裡的時候，還念誦着：『真是一個最好的教訓，今日事今日畢，勿挨到明日。人人都能辦到的話，世間應該免去多少失望和懊悔啊，我將終生遵守着這條忠告。』

農夫果然實行了自己的話，此後一切都很順利。

## 好兄弟

每年在早春的時候，山邊蓋着美麗的野花，你會聽到杜鵑的啼聲，這種啼聲是非常的幽宛而哀悽，所以作客的遊子一聽到了，往往要起思家的念頭。蓋着山邊的紅花，據說就由杜鵑的血淚滋長大的，後人因之給起名杜鵑花。有許多關於杜鵑的故事，下邊就是一個。

從前有兩個弟兄，彼此很融洽。他們兩個不是親弟兄，哥哥的母親早就去世，弟弟是繼母所生的孩子。他們長到十幾歲的時候，父親也死去了，因此家由繼母支持。繼母對待先方的孩子很壞；可是她自己親生的小孩却和哥哥親近而不變心。

一天，繼母給兩弟兄每人一袋種子，還有够吃十天的乾糧；並且說道：「

去吧，一個人上東山，一個人上西山，種子發芽以前不許回來。」

弟弟得一袋好種子，哥哥得的是一袋用火烤過的種子，兩弟兄並不知道底細；接收以後，就出門去了。

因為兩弟兄很親近，所以他們有一個疲乏的時候，就讓那沒有累的都背着。後來他們走到一個橋，在那應該分手了，於是坐下，休息休息。當他們起來告別的時候，他們的種子袋竟拿錯了。

十天過去了，哥哥的種子已經發出芽來，他高高興興地走回橋那邊，等着弟弟。太陽落了，還不見弟弟的影子，心下想：或許弟弟先回家了吧，於是快地往家走去。

繼母看哥哥回來了，立刻惱怒起來，她告訴說，把弟弟找回來再說，不然老也不許回家。

弟弟因種了哥哥背那袋烤過的種子，所以等到了十天，也並沒見出發芽來，他的乾糧用盡了，但不敢回家去。哥哥足足找了好久，才看見弟弟的屍體橫臥在地上，不禁痛哭起來。這時，忽然聽見一個鳥聲，很悲傷地向他叫喊：『哥哥！』『肚餓！』於是他曉得這就是他的弟弟啊。

哥哥因過分的悲痛而死，變為一種籬雀，直到今日，籬雀依然給杜鵑看守蛋，並替護窩。

因此杜鵑的啼聲很像思家遊子的嘆息啊！

## 翡翠鳥

從前有一對夫妻，丈夫名叫西克思，妻子名叫海香泥。西克思是晨星的兒子，他是精明勇敢，而又健美的；對待妻子非常愛喜。海香泥像夏天朝晨那樣婀娜，她愛她的丈夫比生命都厲害。他們倆在一起的生活真像幽美的詩歌一樣的有趣味。

後來西克思因事到遠方去。他去的地方必須橫過大海，他的妻子海香泥日夜思念着。時間過得好久了，正到西克思豫定回轉的日期，海香泥便走到海岸去候望，熱盼丈夫的回來。

某夜，狂暴的風雨大作；風刮的真可怕，巨浪滔滔向岸邊擊打。海香泥凝視着天空，祈禱上天保佑西克思平安到家。



朝晨降臨的時候，暴風已經止息，波浪又歸於平穩，海面仍然像平時那樣安靜。海香泥很早就出去；在海岸徘徊着。

啊，她在海岸發現什麼了呢？有個東西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！她跑上前去仔細一看，不禁噩然，立刻頹萎下來，無助地痛嘯起來。原來那正是西克思的屍體！她的心着實被痛苦浸蝕得粉碎了。她願意死去，追隨着丈夫。這時感動了上天；憐恤她的哀情，使她和她的丈夫都變爲一對小鳥，於是他們倆偕同着飛向遠方的海中，去修築他們新的家庭，後來便又快快樂樂地在那過活起來了。

人們都傳說他們變的就是翡翠鳥，因爲在希臘的文字裡，翡翠鳥這個名字就叫做海香泥。這種翡翠鳥，在海上營巢。舟子們遠遠在海岸聽到這種鳥的歌唱，又哀惋，又美妙，真不是別的鳥所能趕得上的。

因爲他們悲慘的命運和美滿的愛，戀甚至於無情的風和浪竟也會憐憫他們。每年在這種烏修巢覆卵的時候，天道總是清明而微溫的，所以這樣的天氣，就叫做海香泥天氣了。

## 潘得拉

希臘是一種奇異的民族，他們流行好多有意味的故事，現在西方人還是講述着的。

早先有兩個弟兄，哥哥名叫普米修，弟弟名叫哀米修，他們倆是屬於坦族的後裔，而這坦族曾經一度和住在高山頂的神猶思衝突過。

普米修是個最好的人，他常常扶助別人，他從太陽那里取火給世人用，還教導世人修造房屋，牧畜牲口，種植五穀。

猶思聽說普米修教導世人這些有用的技能，不由得怒上心頭，因為他想世人會要聰明起來。他尋思了一個方法使世人受難，縱然現在是聰明了，也免不掉的。

一日，猶思吩咐他的鐵匠瓦爾干，去拿一把泥土捏個女子像。瓦爾干照着吩咐做了。做完了，便把那泥人拿給猶思看。泥人的樣子真是比世間所有的女子都美麗。

猶思和他的朋友們說：『來啊，讓我們每人給這女子一件禮物。』於是他先給她一個生命，因此她立刻活起來。朋友們一個給她美的，一個給她好聽的聲音的，一個給她迷人的姿態的，一個給她仁慈的心的，還有一個給她有用的技藝。最後，大家給她起個名字叫做潘得拉。

潘得拉是非常的姣美，凡是看見她的人，沒一個不愛她的。猶思打發他的使者莫丘瑞，把潘得拉送到世上去。

莫丘瑞來到世上的時候，他首先遇到哀米修，於是對他說：『哀米修，這是一個美女，猶思打發送給你做妻的。』

哀米修平時本來受過哥哥的警告，不許領受猶思的贈予，但他一見了美貌的潘得拉，就把哥哥的警告都忘了，把她帶回家去過活，當真認爲是自己的妻子了。後來普米修見了潘得拉，也感覺着很可愛，所以並沒說什麼。

潘得拉帶來一個猶思給她的盒子。猶思說盒裡裝着許多珠寶，但女神哀新納却秘密的告訴她千萬不要打開。

潘得拉心下想：『這準是一盒珠寶，可是哀新納何以不讓我打開呢？』她越思越想，非打開看看不可。每天她走去開盒時，一想哀新納的話，終不免胆怯起來。

但潘得拉時常幻想：若是把盒裏的珠寶拿出佩帶着，不是更美麗了麼。『我若是稍微掀開縫往裡瞧一瞧，許不至有什麼防害吧？』潘得拉心下說。結果，她毅然地把盒子拿下來，輕輕地把盒子掀開了。忽然間，有成千成萬

的醜小的怪物，從盒裏撞出來，飛在屋裡，順窗戶跳向外邊去，一直飛向人們的住屋而不見了。據說那些醜物就是苦惱和疾病。

潘得拉吃驚非小，簡直不知怎辦啦。她急忙地去關上盒子，正好還有一個賸在裡邊。牠的名字叫預知，牠留在盒裏，對於人們倒是有好處的，因為如果牠也一同飛出去，人們就會知道病魔的來臨，而不能有一刻快活的日子。

## 洪水的故事

在人類歷史開始以前的許多年代，曾經下過一場大雨，那是我們一生所沒看過的，一天一天地下着，一週一週地下着，一月一月地下着，總也見不着太陽出來。在天空裡的是雲，在地面上的是水，這許多的水充溢在山上，田裡，甚至街道上房屋裡都是連成一片的澤國了。

但是雨還是接連地落着。終於山傾了，河汎了，海嘯了，水勢越來越高，世界到處都是無邊的汪洋。人們爬上屋頂，攀上樹梢，不久水便把他們淹沒了，有些跑到山頂上，不久水便追上他們。舉眼一望，無處不是水了。人們都哀喊着：『咳，我們勢必都得淹死了！』

對於這場洪水誰也沒有事先預防；僅祇有杜凱林和他的妻皮瑞早已

知道，因為杜凱林是普米修的兒子，普米修告訴過他：猶思將要降洪水淹沒世人，應早加豫防。

所以在這次大雨落下的時候，杜凱林拿出來一個小舟，這是特遵着父親的囑咐，爲防備這場洪水而造的。他招呼妻子皮瑞一同坐在小舟裏，任牠隨處漂泊去了。不分晝夜地在那裏坐得很久，他們也說不上有多少日子，因爲每天如是；一切都淹沒着，祇見天連水，水連水的宇宙。

可下子雨住了，天道也照舊清明起來，大地上的水漸漸消落，結果，他們的小舟擱淺在巴納賽山頂上。杜凱林携着妻子走出了小舟，登上乾路。他們再得見着大地是多麼高興啊！他們眼看着水從山上消下去，不久房屋，樹木，都露出來了。

但是他們現在是孤獨的，一想到世界上就這兩個人啦，他們的心情又



悲傷起來。他們走了不多遠，遇着了莫丘瑞。

莫丘瑞問他們：『你們現在想要什麼呢？告訴我，準能够實現的。』

杜凱林說：『我們要世界上再有人類。』

莫丘瑞說：『那好辦，你往山下走吧，一邊走着，一邊把你們的母親的骨頭揀起來，從肩臂扔後邊去。』說完這幾句話，縱身一跳，即刻鑽進空中而不見了。

皮瑞問道：『他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』

杜凱林說：『我也猜不透，讓我們思索一會吧。誰是我們的母親呢？拿現在的情況看，就是大地吧？一切不都是從這地母生產出來的麼？可是那骨頭又是什麼呢？或許是指地上的石子！那麼，我們就往山下走吧。一道上見着石子，就往後扔，看看怎樣。雖說這是愚笨的舉動，但也無什麼妨害。』

於是，他們倆一直走下山去，見着石子就扔，真也奇怪，杜凱林扔的石子，都變成了男人，既高大又美壯；皮瑞扔的石子，都變成女人，既可愛又嬌麗。終於他們到平坦的山下，他們後邊跟着兩羣男女，杜凱林便做了他們的首領，後來皮瑞生下一個小孩，起名叫希臘，所以他們把他們的國家也就叫希臘了。

## 拇指麗娜

從前有一個婦人，她很想望有一個小孩子。她走到一個仙人那裏說：『我非常歡喜有一個小孩子。你能够告訴我從甚麼地方找到一個嗎？』

『哦，那是很容易想法的，』仙人說。『這裏我給你一粒大麥，這粒大麥和那些生長在農夫田裏給小雞們吃的大麥，並不是完全同種的。你把牠種在花盆裡，看牠將來怎麼樣罷。』

『謝謝你，』婦人說；她給仙人一個銀元，付了這粒的代價。她回到家裡把這粒大麥種起來，花盆裡長出一朵大的，美麗的花，看去有些像鬱金香，但是牠的葉子緊緊地閉合着，好像還是一個芽兒。

『這是一朵美麗的花，』婦人說着，去吻那金紅色的花瓣；當她吻着的

時候，花兒已開放了，她看見這是一朵真正的鬱金香。但是在這花兒裏面，有一個十分秀麗的小小女郎，坐在碧綠的花蕊上。她的身體簡直不到半個拇指長，所以她的名字就被叫做拇指麗娜。

一個雅緻的，磨光的胡桃殼，給拇指麗娜做一隻搖籃；青色的紫蘿蘭葉做她的臥褥，一張玫瑰花葉做一條被單。夜間她睡在這裏，但是日間她在桌子上遊玩，婦人在那桌上放着一隻盛滿了水的盆子。

沿着盆子的邊緣放着滿圈的花兒，花柄插入水中，在水面上浮着一張鬱金香的大葉子，給拇指麗娜做一隻船。她坐在這葉子上，用着白馬鬃做成的兩枝槳，從這邊划到那邊。這是很好看的一種景緻。她又能夠唱歌，歌聲非常輕柔而甜美，簡直是人間不會有過的。

有一天晚上，她正睡在她精緻的牀裏，忽然有一隻醜陋的癩蝦蟆，穿過

窗上的一面破玻璃爬進來，恰巧跳到桌子上，這時候拇指麗娜正在桌上一張玫瑰葉底下睡覺。

「這可以給我的兒子做一個多麼美麗的妻子啊，」癩蝦蟆說；因此牠就拿起拇指麗娜睡着的胡桃殼，帶在身邊，穿過窗子，跳到園子裏去了。

在園子裏一條小河的卑濕的岸邊，住着這癩蝦蟆和牠的兒子。這兒子竟比牠的母親還要醜陋些；當牠看見精緻的牀裏這個美麗的小女郎時，牠只能叫着「閣閣，閣閣，閣閣。」

「不要說得這麼響，否則，她被你驚醒，」母蝦蟆說：「也許便要逃開，因為她的身體輕得像天鵝的絨毛。我們要把她放在小河中長出的一張睡蓮葉上，這睡蓮葉對於她，將像一個小島。她的身子這樣的輕細，這麼一來，她就不能夠逃脫了；我們一面到污泥底下趕快預備了房間，等到你們成婚的時

候，便可住在那裏。」

遠在小河的中央生長着許多的睡蓮，闊大的綠葉看去似乎是浮蕩在水面上。其中最大的一張葉子，出現在離開岸邊最遠的地方；母蝦蟆便帶了拇指麗娜仍舊睡着的胡桃殼，向着那張葉子游水而去。

當這可憐的小東西一早醒來，發覺了她所在的地方以後，她開始很悲慘地哭着，因為在這大綠葉的四周，團團是水，她無法可以走到陸地上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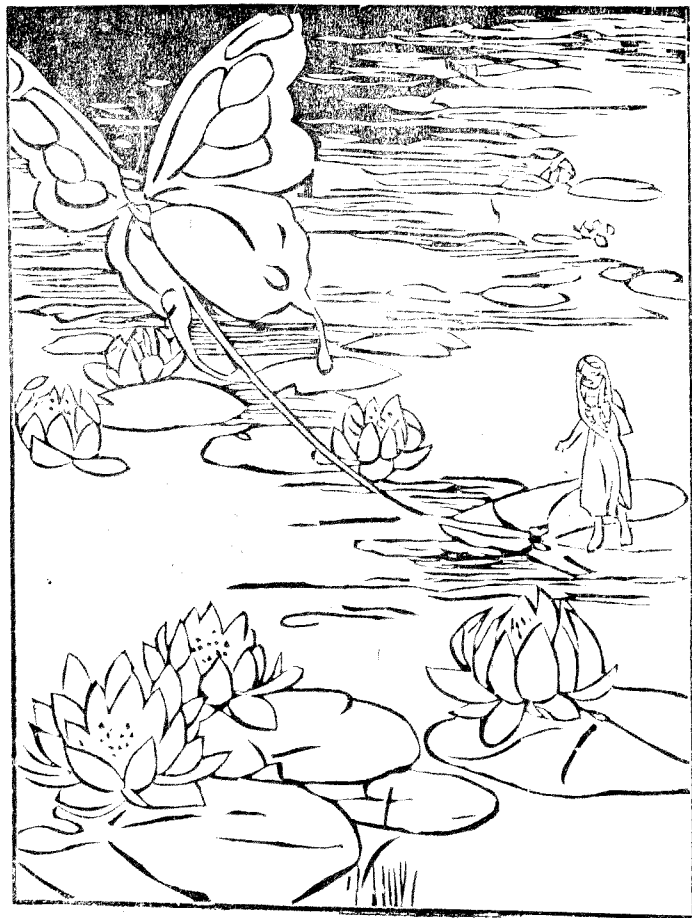
同時老蝦蟆在污泥底下忙碌着，用蘆葦和野黃花裝飾牠的房間，來安頓牠的媳婦。布置妥當以後，牠同着牠醜陋的兒子，游泳到藏放拇指麗娜的葉子那裏，老蝦蟆要把拇指麗娜的精緻的牀搬去，放在新房裏面先替她預備好。老蝦蟆在水中向她深深地鞠躬，說：「這是我的兒子；牠將要做你的丈夫，你們將要同在河邊的污泥中快樂地過活。」

『閣閣，閣閣，閣閣，』是牠的兒子所能說的全部的話。於是母蝦蟆拿起精緻的小牀游開去，留下拇指麗娜一個人在綠葉上。她坐在那裡哭着。她不愿意和這污穢的蝦蟆同居，承認牠醜陋的兒子做丈夫。在她下面水裡游着的小魚們，都已看見了蝦蟆，聽見了牠所說的話，因此牠們把頭伸出水來看這位小姑娘。

牠們看見了她以後，立刻看出她生得很美麗，牠們想到她竟被迫要去和醜陋的蝦蟆同居，心裡很是煩惱。

『不，決計不許這樣！』牠們在水裡聚集攏來，圍在頂住那張站着小姑娘的蓮葉的葉柄，用牙齒來咬斷牠。於是這蓮葉順流而下，載着拇指麗娜遠遠地漂流開去。

拇指麗娜漂流過許多的地方，灌木叢中的小鳥們看見她，都說：『一個



，了快得行漂前以比子葉，拉前往蝶白



多麼可愛的小姑娘啊！』蓮葉載着她漂去，越漂越遠，一直漂到別個鄉村來。一隻雅緻的小白蝶，不住地繞着她飛，後來停落在她的葉子上。這白蝶歡喜她，她也歡喜白蝶，因為現在癩蝦蟆已不能趕上她了，而且她所漂過的地方很是美麗，太陽光照在水面上，看去正像閃爍的黃金。她解下她的腰帶來，一頭縛在白蝶的身上，一頭縛住葉子。她站在葉子上，白蝶往前拉，葉子漂行得比以前快許多了。

有一隻很大的小金蟲飛過，一眼瞧見了她，立刻用牠的腳爪抱住她的纖腰，帶了她飛到一棵樹上去。那蓮葉依舊順着小河漂浮，白蝶和牠同飛，因為牠被縛住在葉子上，不能解開。

天啊！當小金蟲帶着可憐的拇指麗娜飛到樹上時，她是多麼驚惶啊！而她尤其替那美麗的小白蝶擔憂，因為她把她縛住在葉子上，她倘若不能脫

身，必定要餓死。但是小金蟲却絲毫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，牠在一張大綠葉上，坐在她的旁邊。給她一些花蜜吃，並且對她說，她生得非常美麗，雖則一點也不像小金蟲。

過了一會，一切住在樹上的小金蟲都來看拇指麗娜。牠們眼睛瞪着她，隨後年輕的奶奶小金蟲們豎起牠們的觸鬚，說：「她只有兩條腿！那是多麼難看啊。」別一隻說：「她沒有觸鬚。她的腰很纖長。哼！她像一個人呢。」

「喲，她是很醜的，」一切奶奶小金蟲們都說。那帶了她來的小金蟲，聽見她們都說她是醜，也就相信了。她再不肯和她說什麼話，並且告訴她說，她喜歡到那裏去，就任她到那裏去。於是她帶着她從樹上飛了下來，把她安置在一朵雛菊上；她想到自己醜得連小金蟲都不肯和她說話，哭了起來。但是她實在是世間最可愛的小姑娘，她的溫柔和雅緻和一朵美麗的玫瑰花一

樣。

整個的夏季，拇指麗娜一直很孤獨地住在這大樹林裏。她用草葉替她自己織成一張牀，把牠掛在一張大葉子底下，睡在裏面避雨。她從花上吸取花蜜來當食品，每天早上又從葉上喝着露水。

夏季和秋季這樣過去了，接着來了冬季——長期的，寒冷的冬季。從前甜蜜地向她歌唱的一切鳥兒，都飛去了；樹木和花草都凋落了。從前蔭庇她的大酢漿草葉皺縮起來，只剩着一條焦黃的葉柄了。她覺得異常的冷，因為她的衣服已經撕破，而她自己的身體又是這樣的柔弱和嬌嫩，她差不多要凍死了。天又開始下雪，雪片落在她的身上，好像一滿鏟的雪擲在我們身上一般，因為我們的身體長得高，而她只不過一寸來高。她將自己裹在一張枯葉裏面，但是這枯葉又在中部裂開，不能保護她的溫暖，她冷得發抖了。

靠近她所住着的樹林，有一大片玉蜀黍田，但是玉蜀黍早已收割了；只有那裸露的，乾枯的殘根挺立在冰凍的泥土上。她走了進去，好像我們走進一片大森林一樣。

呀！她是抖得多麼厲害啊。後來，她走到田鼠的門口，這田鼠在玉蜀黍殘根下面有一個小窟，她住在那裏溫暖而安適，有一滿間的玉蜀黍，一個廚房，和一間美麗的餐室。可憐的拇指麗娜站在門前，剛像一個求乞的小女子，討一小塊的大麥，因為她已經有兩天沒有吃過東西了。

『你可憐的小動物，』田鼠說，因為牠真真是一隻和善的老田鼠，『跑進我和暖的房間裡來，和我一同吃飯。』

牠喜歡拇指麗娜，所以牠說，『假使你願意，你可以住在這裡過冬；不過你必須替我把房間收拾清潔，並且講故事給我聽，因為我是喜歡聽故事』

的。」

拇指麗娜依從田鼠的吩咐做了，住在那裏很是舒服。

「我們就要有一個客人來了，」有一天田鼠說：「我的鄰人每星期要來看我一次。牠比我更舒服，牠有幾間大房子，穿着一身美麗的黑絨衣。只要它能够得到牠做丈夫，你就的確會享福了。不過牠是瞎眼的，所以你必须把最好聽的一些故事講給牠聽。」

拇指麗娜卻對那個鄰人毫不發生興趣，因為牠是一隻鼯鼠。但是牠過來看訪田鼠了，穿着牠黑色的絲絨外套。

「牠是很富裕，很有學問的，牠的屋子要比我的大二十倍，」田鼠說。

無疑地，牠是富裕而有學問的，但是牠不喜歡太陽和美麗的花，並且說牠們是可厭的東西，因為牠從沒有見過牠們。拇指麗娜被迫唱歌給牠聽，她

唱着「小金蟲，飛開了，」和「小蜜蜂，到荒郊，」鼯鼠聽見了她的婉轉的歌喉，就陷在她的情網裏了；但是牠並沒有說甚麼，因為牠是很慎重很小心的人。在不久以前，鼯鼠已在地下掘了一條長長的地道；從牠自己的屋裏通到田鼠的屋裏。田鼠答應鼯鼠，遇到自己歡喜的時候，和拇指麗娜在這地道上走走。但是鼯鼠告誡她們看見那隻躺在地道裏的死鳥不要害怕。那是一隻完整的鳥兒，有嘴和羽毛，一定死得不很久。牠剛剛躺在鼯鼠掘出地道的地方。

鼯鼠嘴裏銜了發燐光的爛木條，那木條在黑暗中閃亮得像火一樣。牠走在前面，照着她們走過長長的黑暗地道。當她們走到躺着死鳥的地方，鼯鼠翹起牠的闊鼻，打穿天花板，弄成一個大洞，太陽光射進地道來。

在地板的中央，躺着一隻燕子，牠的美麗的翅膀，緊靠在身體的兩側，牠

的頭和脚蜷縮在羽毛底下！這可憐的鳥兒，一定是凍死的。拇指麗娜見了很悲哀，她是很歡喜小鳥的。整個的夏天，牠們曾經向她很悅耳地歌唱。但是鼯鼠用牠的彎腿把牠踢開，說：『現在，牠不再歌唱了。生作一隻小鳥，真是可悲！我很感謝我的子女不做鳥兒，因為鳥兒不能做甚麼事，只是唧唧地叫着，到了冬天，只好餓死。』

『是啊，你的話很有見地，真是一個明達的人！』田鼠揚聲道：『如果鳥兒到了冬天只得餓死或凍死，牠的唧唧有什麼用？可是鳥兒仍舊很高貴呢。』

拇指麗娜不說甚麼，但常用鼠和鼯鼠背着這鳥兒的時候，她卻俯下身體撥開那遮蓋牠頭上的羽毛，去吻牠緊閉的眼臉。『在夏天，很清脆地唱歌給我聽的，也許就是牠吧。』她說：『牠給了我多少樂趣！這可愛的美麗的鳥兒啊。』

鼯鼠現在把射進陽光的洞口塞好，然後伴送她們兩位回家。但是那天晚上，拇指麗娜不能睡；因此她從牀上起身，用乾草織成一條美麗的大毯，拿去蓋在死鳥身上，又把她在田鼠房裏找得的一些從花上採來的絨毛蓋上去。這絨毛柔軟得和羊毛一般，她在鳥兒的兩側又鋪上一些，使牠可以暖地躺在那裏。

『別了，美麗的小鳥，』她說，『別了，謝謝你在夏天所唱稅耳的歌聲，當那樹木青蔥，太陽光暖暖地照着我們的時候。』說了以後，她把自己的頭靠在鳥兒的胸口上，但是她奇怪起來了，因為在鳥兒的身體內似乎有一種東西在『撲，撲』地跳動着。這是鳥兒的心臟，牠實在沒有死，只是凍得暈去罷了；現在牠得了溫暖，就又蘇醒過來了。原來到了秋天，一切的燕子都飛到溫暖的地方去，但是有一隻倘若偶然留戀着，便會碰到過度的寒冷，掉了下來



像死的一樣。牠躺在牠掉下來的地方，寒冷的雪蓋在牠上面。

拇指麗娜顫抖得很厲害；她很害怕，因為這鳥兒比她自己大了許多（她只有一寸來高）。但是她鼓着勇氣，把絨毛厚厚地蓋在這可憐的燕子身上，又拿她自己用作被單的一張葉子，蓋在這鳥兒的頭上。

第二天晚上，她再偷出去看牠。牠是活了，但很孱弱；牠只能暫時張開牠的眼睛，望望拇指麗娜；拇指麗娜站在牠的近旁，手裡拿着爛木條，因為她沒有別的燈。「謝謝你，美麗的小姑娘。」病倒燕子說：「我已經非常的溫暖，不久將要回復了健康，能够再在溫暖的陽光中飛翔了。」

「喲，」她說，「外面天氣還很冷；地上下雪結冰。你且留在你溫暖的牀裏，我情願來看護你。」

她用一個花瓣盛了些水，拿給燕子，燕子喝了以後，告訴她說，牠已經在

荆棘上傷了牠的一隻翅膀，不能夠飛得和別的燕子一樣快，牠們早已遠遠飛到溫暖的地方去了。後來牠竟掉在地上，但是此外牠都不能夠記憶了，也不知道牠自己怎麼樣到了這裡來。

整個的冬季，燕子住在那裏，拇指麗娜看護牠，撫慰牠。她對這一件事，絲毫不去告訴鼯鼠或田鼠，因為牠們都不喜歡燕子的。不久春天到來，陽光溫暖了大地。於是燕子向拇指麗娜珍重道別，她把鼯鼠在天花板上所做的洞從新開出來。陽光射進來，美麗地照在牠們身上，燕子就問拇指麗娜肯不肯和牠同去。牠說，她可以坐在牠的背上，牠將要帶她飛進嫩綠的樹林裏去。但是拇指麗娜知道，假使她這樣離開了田鼠，田鼠心裏將要很懊惱，因此她說：『我不能。』

『那麼，別了，從此別了，你和善的美麗的女郎！』燕子說着，飛入陽光裏

去了。

拇指麗娜望着牠，她的眼中流出淚來，因為她很喜愛這可憐的燕子。

『吉利，吉利』燕子唱着，飛進嫩綠的樹林去了；拇指麗娜覺得很悲哀。田鼠不許她走出到和暖的陽光裡去。種在田鼠屋子上面的田裏的玉蜀黍，已經高高地生長着，對這可憐的女郎，她只有一寸來高，好像是一個濃密的森林。

『你將要成婚了，小女郎呵！』田鼠對她說。『我的鄰人已經來求婚。這可憐的孩子真有福氣哩！現在我們要預備你的嫁衣，必須兼有毛織品和麻織品。你做了鼯鼠的妻子時，各種東西都應該齊備。』

拇指麗娜不得不去轉動紡錘。田鼠又雇了四個蜘蛛來替她日夜織布。每個晚上，鼯鼠總來看她。常常說起夏天過去的時候，牠將要和拇指麗娜擇

定結婚的日子。但是現在太陽照得這麼熱，差不多把地面燒灼得像石頭般的堅硬。等到夏天過了，婚禮便可舉行。但是拇指麗娜一點都不快活，因為她不喜歡那可厭的鼯鼠。

每天早上，太陽出來的時候，和每天晚上，太陽落下的時候，她常常爬到門外去；當着風兒把玉蜀黍葉吹開的時候，她能夠看見蒼翠的天空，她想到外面是怎樣的光明和美麗，所以很盼望再看見她的親愛的燕子。但是燕子卻不回來，因為這時候牠已遠遠地飛到那可愛的樹林裏去了。

當秋天到來的時候，拇指麗娜的一切嫁裝，都已預備齊全了，田鼠對她說：『在四個星期內，婚禮必須舉行了。』

於是拇指麗娜哭了，並且說，她不願意嫁給不合意的鼯鼠。

『胡說！』田鼠答道。『你不要固執，否則我要用我的白牙齒來咬你。牠

是很優美的一隻鼯鼠，牠的廚房和地窖，東西又藏得很滿，你正該感謝這樣的福氣哩！」

現在結婚的日子擇定了，到那一天鼯鼠要來娶她過去，和牠同居，永遠伏在地下，不見外面的陽光；因為鼯鼠是不喜歡陽光的。這可憐的孩子想到要和美麗的太陽永別，心裏很不快樂；但是這時候田鼠允許她走到門口一次，她就走去再看看太陽。

「別了，光明的太陽啊！」她說着，向着牠伸出她的臂膀；於是她從田鼠的屋子再走出幾步，因為現在玉蜀黍已經割去，只有乾燥的殘根留在田裏。「別了，永久別了，」她重複地說，把她的臂膀圍抱一朵剛剛生在她的旁邊的小紅花，『替我致意親愛的燕子，假使你再看見牠。』

『吉利，吉利，』忽然在她的頭頂響起來。她抬頭一看，看見那隻燕子正

在近旁飛着。燕子見了拇指麗娜的時候，非常的快活，立刻飛下來。拇指麗娜告訴牠，她是怎樣地不願意嫁給那醜陋的鼯鼠，和牠永久住在地下，不再看見光明的太陽。她一面說着，一面禁不住哭了。

『現在寒冷的冬天就要來了，』燕子說，『我正要遠遠地飛到溫暖的地方去。你願意同我去嗎？你只要坐在我的背上，用你的帶子將你自己縛住，我們就可以高飛起來，擺脫醜陋的鼯鼠和牠的暗室——遠遠地，飛過山嶺，直到暖和的地方去。那裏的太陽比這裏照得更明亮，那裏永久是夏天，並且花兒開得更美麗。現在和我飛開罷，親愛的小姑娘呵！你曾經救了我的生命，當我僵凍在黑暗的地道中的時候。』

『是的，我情願同你去，』拇指麗娜說；於是她就騎在燕子的背上，她的小腳踏在牠展開的翅膀上，又把她的腰帶縛到牠的一根最強固的羽毛上。

去。

燕子飛入空中，越過樹林，過渡海洋，高高地掠過最高的山嶺，山嶺上終年積聚着白雪。拇指麗娜在這寒冷的空氣中幾乎要受凍，但是她爬在鳥兒的溫暖羽毛下面，只露出她的小頭，去欣賞她下面的一切美景。

後來她們來到和暖的地方了。這裏的太陽照得格外明亮，天空似乎高了許多。在路旁和籬笆上，生長着紫色的、綠色的和白色的葡萄，檸檬和橘子懸掛在田裏的樹上；而且空氣中又飄來桃金娘和香橙花的香氣。美麗的小孩們沿着鄉村的小巷跑着，和活潑的大蝴蝶相嬉戲；而且當燕子越飛越遠的時候，每個地方仍舊越顯得更可愛。

最後她們來到一個蔚藍的湖上，湖旁矗立着一座古老的樓閣，用着眩眼的白大理石築成，被深綠的樹枝遮蔭着。葡萄藤圍繞在這樓閣的高大的

圓柱上。在宮殿的屋頂上有許多燕子窠，內中有一個燕子窩就是飛載拇指麗娜的那隻燕子的老家。

「這就是我的家，」燕子說，「但是你若住在這裏大概是相宜的——你不會舒服。你必須自己在那些可愛的花兒中擇定一朵，我可以送你到那朵花兒上，那麼你就會有你所需的各種東西了。」

『那是好極了，』她說着，高興地拍起她的一雙小手。

一根大理石的大柱，躺在地上，這大柱在倒下時已經折做三段。在這幾段石柱的間隙上，生長着最美麗的大白花，因此燕子帶了拇指麗娜飛下去，把她安置在一張闊大的葉子上。但是這位小姑娘大大地吃了一驚，因為她看見在花兒的中央，有一位小小的男郎，全身淨白而透明，好像是用水晶做成一樣！他的頭上戴着一個金冠，肩胛上生着精美的翅膀，而且比她自己大



不了許多。他是花兒的天使，因為每朵花兒上，都住着一個小小的男人和一個小小的女人，而這一位男郎，就是他們大家的護士。

『啾！他是何等美麗啊！』拇指麗娜向燕子低聲地說。

這小小的護士，當初見了燕子，很吃了一驚，因為燕子和他自己這樣小小的人兒相比，好像一個巨人一般；但是當他看見拇指麗娜的時候，他便變得很快樂了；她是他不曾見過的最美麗的女郎。他脫去他的金冠，把牠戴在她的頭上，問她的名字，並且問她願意不願意做他的妻子。

這小小的花郎當然是她合意的丈夫，和那癩蝦蟆的兒子和有黑絨毛的鼯鼠大大不同了，因此她便對這優雅的花郎說了一聲『願意』。於是一切的花兒開開了，從每一朵花兒裏，跑出一個小小的奶奶或少爺，面貌都生得十分的美麗。他們各人都送給拇指麗娜一件禮物；但是其中最好的禮物，

便是一對美麗的翅膀，原是一隻大白蠅的東西；這對翅膀固着在拇指麗娜的肩胛上，使她可以在花兒中間飛翔。

盛大的歡樂隨着起來，坐在上面窩裏的小燕子，請來唱着結婚的歌，牠唱牠的最優美的歌調；但是牠的心裏，覺得鬱鬱不樂，因為牠十分歡喜拇指麗娜，很不願意離開了她。

『你不應當再叫做拇指麗娜了。』花郎對牠說。『那是一個不好聽的名字。你是這樣的美麗，我們將要叫你做豔美。』

『再會，再會！』燕子抑鬱地說。以後牠便遠遠地飛去了。

## 錢口袋

古時候，有老大，老二，老三，三個人；他們是同胞的兄弟。他們的母親已經去世了，祇有上年紀的父親，仗着他們養活。這個老頭兒，已經老邁不堪，眼睛花了，耳朵聾了，腰背彎曲了，腿腳也不靈便了；因此什麼事，全不能做，終日在家裡閒着。

老大，老二，老三，全都不是孝子，他們見老頭兒不能做工，終日在家裏白喫白喝，心裏很不滿意；時常對老頭兒說些閒言碎語。

老頭兒，聽見三個兒子這樣的說法，便對他們說道：

『唉！你們說的話，我全明白，你們要知道！我並不是懶惰。我很願意自食其力，不過我的身體，已經衰老，就是想做活，也不能做了。我是七八十歲的人』

了，還能在世上活幾年呢？你們再養我幾年，我就死了，並沒有多長的期限啦！

弟兄三人聽了老頭兒的話，仍然是不滿意。恰巧這個時候，離他們村子二里地的地方，有一個鎮甸，在那鎮甸上有一個慈善家，他設了一個童蒙義塾。這義塾專招十歲左右的兒童，在那裏讀書，不但不收學費，每日還供給兩頓飯。這個消息，被老大聽見了，便對老二老三說道：

「父親閒着無事，不能做活，我打算教父親到童蒙義塾讀書去，你們想好不好？」

老二說道：

「甚麼讀書那裏有這閒錢哪？」

老三說道：

「是呀，每日喫飯，已經是萬分無法了，除了喫飯以外，還要供給學費，那豈不更困難了麼？」

老大聽了，連連擺手說道：

「不是這樣！不是這樣！我實對你們說！那個義塾不收學費，並且供給兩頓飯；我們一個錢，也不用出，家裏却少了一個人喫飯；這麼便益的事，你們還不願意嗎？」

老二老三說道：

「原來如此呀？你若是早說明白了，誰會不願意呢？」

兄弟三個，商量妥了，便去和老頭兒商量。老頭兒聽說叫自己進義塾讀書，不由得喫了一驚，連忙對三個兒子說道：

「你們可憐可憐我罷！我是一個白髮白鬚的老頭子，怎麼能同一班兒

童，在一起讀書呢？」

老頭兒一邊哭着，一邊哀求他們，哀求了許久。三個兒子，始終不肯答應，結果還是依着兒子的主意了。他們給老頭兒戴上一個舊學生帽子，又搜尋出一個舊書包來，繫在老頭兒的肩膀上，打扮成了一個老學生的樣子。三個不孝的兒子，推推擁擁的，把老頭兒推出家門，教他上學去了。

老頭兒出了家門，心中非常的悽慘，一邊走着，一邊流眼淚。他心中想道：「唉！我沒想到竟有今日啊！我在年輕的時候，因為沒有兒子，我終日終夜的盼望兒子。好容易盼着有了兒子了，並且有三個兒子了。他們三個，在小的時候，全是極可愛的小孩兒呀！我為他們，用盡了力，費盡了心，惟恐他們受一點委屈；我為他們，費了許多的錢，我一點也不吝惜，可是我的錢，實在不是容易掙來的呀！雖然掙來的很難，我也願意為他們花費；因為他們一歡喜，我

覺得比甚麼都快樂呀！他們病了，我便急得要死，恨不得替他們生病；他們若是出了家門，我便不放心，時常半夜三更，提着燈到各處尋找他們去；我也不知道怎麼那樣的愛他們。直到現在，他們雖然不孝，我總不能不愛他們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他們爲什麼不叫我愛他們呢？唉！我怎能不愛他們呢？我爲他們花費的錢，真不少了！我爲他們所費的錢，若是聚集起來，鑄成三個銀兒子全够了；我豈但爲他們費錢呢，我還求他們歡喜呢！有好喫的，我自己捨不得喫，留着給他們喫；有好衣服，我自己捨不得穿，留着給他們穿；因爲給他們喫了，給他們穿了，比我自己喫穿，我心裏還歡喜呢！凡是他們願意的事，我便任着他們的性子；我一點也不管束他們；到了今日，他們怎麼不愛我呢？怎麼不給我錢用呢？怎麼不給我喫穿呢？怎麼反倒要管束我呢？啊……啊……哎呀！原來是我錯了！不能怨他們哪！我當年雖然愛他們，却是一味的溺愛呀！縱養他

們，任着他們學壞做惡，我並沒教訓過，已經把他們養成惡人，此刻要責備他們盡孝道，那怎能做得到呢？這不是我自己做錯了嗎？錯啦！錯啦！後悔也晚啦！唉！我好後悔呀！』

老頭兒想到此處，不由得放聲痛哭。哭了好久，慢慢的止住淚，又往前走。忽然對面來了一輛馬車，那馬車走到老頭兒的近旁，忽然停住，從馬車裏出來一個紳士，向老頭兒說道：

『老朋友！你往那裏去？我們許久不見，你是做甚麼消遣呢？你今天的打扮，爲甚麼這樣奇形怪狀的呀？你莫非又要當小學生嗎？』

這說話的紳士，本是老頭兒的至好的朋友。老頭兒聽了他的話，不由得又流下淚來，把他三個兒子怎樣的不孝，怎樣的不肯養活他，怎樣的逼迫他進義塾讀書的話，對紳士說了一遍。紳士聽罷，心中思索了一番，然後小聲向



自己的車夫，吩咐了幾句話，那車夫便去了。紳士又對老頭兒說道：

「你所說的話，我已經明白了。我心想贈送你一點東西，你可不要怪我失禮，我已經派夫車回家去取了。」

老頭兒聽了紳士的話，帶着喫驚的樣子，說道：

「不！不！我怎好受你的厚贈呢？你可不要費心哪！」

紳士說道：

「我們本來是好朋友，你何必如此客氣呢？況且我要贈與你的東西，並非貴重物品；我因為你現在所處的境遇，實在令人難堪；我做朋友的，怎麼能袖手不管呢？你可不要推辭呀！」

紳士和老頭兒，立在路旁，談了一會兒，那紳士的車夫，手中提着一個帶鎖的皮錢口袋，走了回來。把錢口袋，交給了紳士。紳士接過錢口袋來，用手搖

了幾搖，祇聽口袋裏，金錢亂響。紳士指着錢口袋，說道：

「啊！實在是不成敬意！你如若不嫌我失禮，務必請你收下！但有一節，這個口袋，已經上了鎖，鑰匙却失去了。你也不必打開觀看，你既然有了一口袋金錢，自然不必往義塾去了。你祇管回去，把這口袋給你三個兒子看看，你就對他們這樣的說……」

紳士說到此處，便湊近老頭兒的耳邊，用極小的聲音，說了一套話。老頭兒聽了紳士的話，立刻滿臉帶着笑容，對紳士說道：

「朋友！我受你這樣的厚贈，我實在感激極了！我在未死以前，所享受的幸福，全是你賜給我的了！」

老頭兒說罷，便從紳士手中，把那錢口袋接了過來，辭別了紳士，高高興興的，回家去了。他三個兒子見他回來，便一齊發怒，向他說道：

「你爲甚麼不到義塾去，又回到家裡來了呢？打算不聽我們的話，可不成啊！趕快的去！趕快的去！」

老頭兒聽了，連忙搖着手，向三個兒子說道：

「你們不要生氣！聽我慢慢的告訴你們！你們見我終日閒着，不能做活，專倚靠你們養活，你們一個一個的，全不滿意，這也難怪你們；但是我已經是七八十歲的人了，怎麼能同孩子們，在一起讀書去呢？幸爾我年輕的時候，積蓄了些錢，現在全取回來了，你們雖然不肯給我錢用，我做父親的錢，却願意給你們用啊！」

老頭兒說罷，從從容容的，把錢口袋舉起來，向着三個兒子，不住的搖動，嘩唧嘩唧的，響聲不止。三個兒子，聽了金錢的聲音，大約數目，是不少的，因此他們非常歡喜，一齊向老頭兒說道：

『啊！原來父親有這麼多的存款哪！你老快取出來，分給我們罷！』

三個人說罷，全伸出手來，向老頭兒要那錢口袋。老頭兒把他們的手攔了回去，然後說道：

『你們不要忙！聽我對你們說！我祇賸這一口袋錢了，現在若是分給你們，你們立刻把牠浪費了，等浪費完了以後，你們依舊是不養活我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往那裏再找一個錢口袋來呀？你們要知道，我已經老了！離着死已經不遠了！這一口袋錢，必須到我死了以後，纔能給你們呢！這些錢，也不能三人平分，我要查看你們誰孝敬我，我臨死的時候，便把這個口袋給誰。你們誰要是想得這口袋錢，誰就盡孝道罷了！』

三個兒子，聽了老頭兒的話，誰不想獨得這一口袋金錢呢？因此從這一天起，全變了態度啦；有給父親買好喫食的，有給父親買好衣服的，有安慰父

親，求他歡喜的。三個兒子，爭着盡孝，惟恐怕落在後頭，老頭兒明知他們不是真心盡孝，全是一味的貪錢；但藉此能得目前的快樂，也就很滿意了。光陰快得很，已經過了一年，有一天老頭兒睡了一夜，到第二天早晨，並未起牀。三個兒子跑近牀前一看，原來老頭兒已經睡死了。兄弟三人，見父親死了，胡亂哭了一陣。哭完了，急急忙忙的，去尋找錢口袋。這個也爭，那個也要，立時刻爭吵起來。正在這個當兒，本村的親友，全來弔喪，見他們三個人爭吵，問明了緣故，然後對他們說道：

「你們兄弟三人，自己全覺着是最孝順父親的，所以要獨得這一口袋金錢，是不是呢？」

老大說道：

『我是最孝順的，我爲父親不知化了多少錢啦！這口袋錢，應當歸我！』

老二說道：

「你怎麼能算是最孝順的呢？我纔是最孝順的哪！我是最討父親歡喜的，這口袋錢，應當歸我！」

老三說道：

「哼！我纔是最孝順的呢！父親在世的時候，特別的誇獎我，所以我應當承受這口袋錢！」

親友們聽了他們弟兄三人的話，對他們說道：

「你們三個人，既然全是最孝順的，據我們的意思，三個人均分，最是一件公平的辦法；但此刻也不是分錢的時候，似乎應當先辦喪事，把你們的父親葬埋了以後，再慢慢的分錢；到那時候，我們還來看看你們分呢！既免你們爭論，並且可以替你們作證，不知道你們願意不願意？」

老大，老二，老三，聽了親友的話，各自思索了一番，全表示滿意；因此把錢口袋，暫且擱起，先辦喪事。出殯以後，三個人急急忙忙的跑回家中，又把村中親友們請來，當大衆面前，把錢口袋取出來；因爲沒有鑰匙，不能開鎖，便用剪刀，把口袋割破；然後往桌面上一傾，祇聽唏噠嘩唧的，傾出許多的東西來。是甚麼東西呀？原來所傾出來的，除了碎玻璃以外，便是爛銅片子；不但沒有金錢，連一個銅大錢全沒有。三個人看了，一個一個的，目瞪口呆，想說一句話，也說不出來了。親友們看見他們的樣子，又想起前後的情形，便對他們說道：

『你們三位均分罷！千萬不要爭吵起來，又要我們來勸解。這些碎玻璃，爛銅片，實在是貴重的東西呀！你們的父親，就倚靠這些東西，喫了許多好喫食，穿了許多好衣服，還得了許多快樂；這真是寶物啊！你們三位，也全有兒子呀！所以勸你們三位好好的把這些東西收藏起來！將來到了上年紀的時候，

還可以用這些東西，向你們的兒子換一些喫穿呢！要不然，你們也難免到義塾讀書去呀！』

衆親友，把老大，老二，老三，譏諷了一番，各自散去。從此以後，全村的人，全看不起他們了。他們受了大衆的譏諷，覺着沒有面目再見人，所以乘着夜間全逃到遠方過活去了。



## 農人

古時候，有一個農人，以耕種田地爲業。有一天他正在田裏耕田，忽見從樹林裏跑出一隻熊來。農人一見，便想逃跑；但是那熊跑的更快，轉眼間已經跑到面前。農人到了此刻，想逃也不能逃了。熊對農人說道：

『啊！我實在餓極啦！我剛出樹林子，就遇見你了，真是我的口福，我把你喫了罷！』

農人聽了，故意放著膽子說道：

『你別瞎說！你喫旁人還可以，怎麼要喫我呢？我可不能任你喫呀！』

熊說道：

『你不任我吃麼？你不任我吃也可以，但是你給我甚麼報酬呢？』

農人說道：

「你想要報酬麼？可以！可以！但是我不過是一個農人，並沒有甚麼財產；祇有從田地裏生出來的可以做報酬，你肯要嗎？」

熊說道：

「我怎麼不肯要呢？世界上的財產，那一樣不是從田地裏出來的呢？世界上的富翁，全靠著田地裏的出產！倘若沒有農人教田地出產東西，那些富翁，從那裏富起呀？你肯用田地裏生出來的東西做報酬，那是我非常盼望的！」

農人說道：

「既是這樣，那就好辦了。等我將來收成以後，我把地面上所長的，全送給你，做爲報酬，你想怎麼樣？」

熊聽了農人的話，滿心歡喜，便說道：

『就是這樣罷，我很滿意，我暫且忍飢挨餓，把你饒了；但是你可不要騙我！等到收成的時候，務必把地面上的，全送給我，你可不要反悔呀！你到那時，若是反悔，你就永遠別到山林裏去；若是到山林裏去，我依舊把你吃了，你可別反悔呀！』

農人說道：

『我們既經約定，誰也不准反悔！你既是不教我反悔，可是你也不准反悔呀！』

熊說道：

『不反悔！不反悔！我決不反悔！我們再見罷！』

熊說完便走了，農人見熊走了以後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

「這個傻畜生，實在是傻，牠可上了當了。」

這農人，應允把地面上收穫的送給熊，他爲甚麼倒說熊上了當呢？祇因這農人所種的全是蘿蔔，那蘿蔔是生在土裏的；在地面上，不過是些蘿蔔纓子，和蘿蔔葉子罷了。所以農人覺著那熊上了當了。

轉眼之間，就到了收成的時候了，農人正要去挖蘿蔔，那熊便來了，對農人說道：

「啊！我來了！你把地面上生長的，全給我罷！你可不要反悔呀！」

農人說道：

「甚嗎？反悔？我就不懂甚麼叫做反悔；我決不反悔，你注意自己，不反悔就得了！」

熊說道：

「我爲甚麼反悔呢？你把地面上的，全給我罷！」

農人說道：

「是啦！我把地面上的，替你割下來，全都給你就是了。」

農人說完，便把地面上生長的蘿蔔纓子，和蘿蔔葉子，割了下來。熊看了非常滿意，牠自己把蘿蔔纓子，和蘿蔔葉子，全搬運到樹林子裡去了。

農人等熊走了以後，纔把土裡的蘿蔔，挖了出來，運回家去。到了第二天，農人用車載著蘿蔔，到市上去賣，路上又遇見那個熊了。農人看見牠，本來不願意理睬牠，但是牠看見農人，却彷彿遇見熟朋友一般，向農人說道：

「你往那裡去呀？」

農人說道：

「我到市上去呀。」

熊說道：

「你到市上做甚麼去呀？」

農人說道：

「我到市上賣蘿蔔去呀？」

熊說道：

「你種的蘿蔔，不是全給了我麼？你還賣甚麼去呀？」

農人說道：

「地面上長的，固然是送給你了，但是我要賣的，是蘿蔔根。這蘿蔔根，是在土裡生長的。」

熊說道：

「甚麼叫做蘿蔔根呀？你給我一個嘗嘗罷！」

農人聽了，便取了一個蘿蔔給牠，牠接過來，就放在嘴裡去吃。牠覺著這蘿蔔又甜又脆，非常好吃，比蘿蔔纓子，和蘿蔔葉子，好吃得多了。熊吃完蘿蔔，心中想道：

「哎呀！我上了你的當了，原來蘿蔔，是生在地下邊呀！」

熊想罷，便生著氣，對農人說道：

「好啊！你原來是騙我呀！我上了你的當，我一定要報復的！從此以後，除了你不到山林去使罷，你若到了山林，我一定把你吃了！」

熊說完了，氣憤憤的就走了。農人聽了熊的話，當時也不甚在意，依舊趕著車，到市上把蘿蔔賣完，就回家去了。這農人住在鄉間，平日做飯取暖，全仗著木柴，他每逢需要木柴的時候，必到樹林子裏砍伐樹木。自從把熊得罪了以後，再不敢到樹林子裏去了。他雖然不到樹林子裏去，可是他不能不用木

柴；每天做飯，固然要用木柴，因為天氣寒冷，這木柴更是一件必須的東西。他把以前存的木柴用淨了以後，本應當到樹林子裏去砍伐樹木；但是他不敢去，恐怕遇見熊。因此他把一個椅子，當做木柴燒了，燒完椅子，又燒門窗，燒完門窗，又燒牀。一燒再燒，把所有的東西，全燒光了。

農人把所有的東西，燒光了以後，每天度日，仍是需用木柴。他急得萬分無法，還是要到樹林子裏去砍伐樹木，他便拿了一把斧，趕著一輛車，向那樹林而去。他一邊走著，一邊害怕，不去是沒有柴燒，去了又怕遇見熊；所以他異常猶疑，慢慢的走著；他正走中間，對面來了一個白狐；這白狐看見農人的樣子，覺著奇怪，便向他問道：

『你往那裏去呀！』

農人說道：



『我到樹林子裏砍柴去。』

白狐說道：

『你既砍柴去，爲甚麼帶著發愁和害怕的樣子呀！』

農人說道：

『我以前因爲一件事，把熊得罪了。牠說我如到了樹林裏，牠就把我吃了。現在我萬分無法，非去砍柴不可；但是我又怕遇見那個熊，所以我又發愁又害怕。』

白狐說道：

『你也不必發愁！也不必害怕！我幫助你去砍柴，你想好不好？』

農人說道：

『你幫助我，固然很好；但是你也不是熊的對手呀。』

白狐說道：

『我固然不是熊的對手，但是我並非照現在的樣子幫助你，我是要變成一個獵夫的。你想那個熊雖然凶猛，牠能不怕獵夫嗎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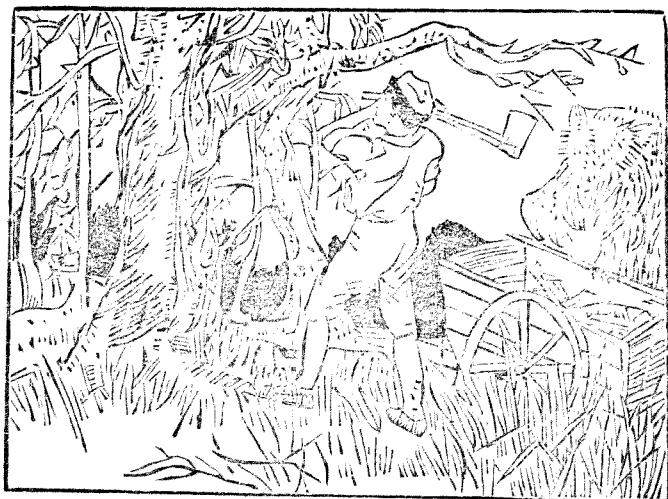
白狐說完，立刻變成一個獵夫，先到樹林裏去了。農人見有白狐幫助，滿心歡喜，趕著車進了樹林，挑選了一棵樹木，舉起斧便砍。正在這個當兒，那個熊來了。對農人說道：

『啊！你的膽量真不小啊！我前次已經和你說明白了，你還敢到我的樹林裏來！到了此刻，沒有旁的話說，我把你吃了就完了！』

農人說道：

『你前次既然沒吃我，這一次也不必喫了。你何必要喫我呢？』

熊說道：



熊要吃農人，白狐扮做獵人救他。

「你前次騙的我太苦了，我一定喫你！我若是不喫你，解不了恨。你不必饒舌，我一定要喫的！」

農人說道：

「你既是一定要喫，我也就沒有法子了。但有一節，我和你商量！容我把這棵樹砍倒了以後，你再喫我，可不可以？」

熊說道：

「可以！可以！但是你要趕快的砍！」

熊說完，便靠著車轆子等著。正在這個當兒，忽聽咚的一聲，鬍鬚是那裏放了一鎗。熊聽見鎗聲，非常害怕，便說道：

『大約是獵夫來了罷？』

農人說道：

『噶！是一個獵夫，向這邊來了！他放了一鎗打死一個狼一個熊，好厲害的鎗啊！』

熊說道：

『他未必到這邊來罷？』

農人說道：

『怎麼不來，他正向這邊走著呢！』

熊說道：

「我藏在這車底下罷！他若是來了的時候，你可不要告訴他呀！」熊說完，連忙鑽在車底下，隱藏起來，一聲也不敢言語了。不多時，那白狐變的獵夫，走了過來，故意對農人說道：

「有一個熊，向這邊跑來，你看見了嗎？」

農人說道：

「我沒看見熊。」

白狐說道：

「你沒看見那麼，在你車的下邊，亂蓬蓬的，是甚麼東西呀？喂！那是甚麼？」

農人說道：

「你問車底下的呀？那個呀……那是……」

道：熊在車底下，聽見農人就要說出熊來，心裏非常著急，便小聲向農人說

『你就說，車底下是木柴！你就說是木柴！』

農人聽了，便說道：

『那個是木柴喲！』

白狐說道：

『不是罷，若是木柴，應當放在車上邊哪！』

熊聽了，又小聲的向農人說道：

『喂！喂！你趕快把我挪到車上去！』

農人聽了熊的話，果然把牠從車底下拉出來，放在車上，白狐看了，覺著

可笑，便又問道：

「在你車上放著的，是甚麼呀？」

農人說道：

「你問在車上放著的呀？那是木柴喲！」

白狐說道：

「哦！那是木柴呀？既是木柴，你怎麼不用斧子劈呀？」

熊聽了，又小聲的對農人說道：

「喂！你劈呀！你劈！」

農人見熊中了計，便舉起斧子來，對著熊的脊背，用力去劈；一連劈了幾斧子，可憐那個熊，連一聲也沒敢叫喚，就被劈死了。白狐見熊已經死了，很覺得意，對農人說道：

「我救了你的性命，你怎麼報酬我呢？這麼辦罷，你請我喫一隻鴨罷！」

農人說道：

「可以！可以！一隻兩隻，沒甚麼要緊！你祇管儘量去喫！我一定要請你的！」

農人說完，便同著白狐，來到自己的家中。剛剛走到門口，恰巧有一個肥狗，正在門外臥著。那白狐雖然變成獵夫，但是牠的氣味，狗是會聞的。狗聞著狐味，立刻向牠奔去。牠見狗追過來，抹回頭去就跑。牠在前邊跑，狗在後邊追，越追越近。白狐一見，非常害怕。牠因為變成獵夫，跑的很慢，眼看著就要被狗追上了。她連忙變成原形，拚著命逃跑，好不容易跑到自己的巢穴，立刻就鑽進去了。狗見白狐進了巢穴，牠便在穴外蹲著，等牠出來的時候再喫牠。

白狐進了巢穴以後，想起剛纔遇見的危險，越發的覺著駭怕，牠自己藏在巢穴裏，先歎了一口氣，然後自問自答的說話。牠先向腿問道：



「喂！腿呀！剛纔你做甚麼來的？」

牠自己替腿答道：

「我們是拚著命跑來的。」

牠又向眼睛問道：

「眼睛啊！你們剛纔是做甚麼來的呢？」

牠又替眼睛答道：

「我們是看路來的。」

牠又向耳朵問道：

「耳朵呀！你們剛纔是做甚麼來的？」

牠又替耳朵答道：

「我們是聽聲音來的。」

牠又向尾巴問道：

「尾巴呀！你剛纔是做甚麼來的？」

牠又替尾巴答道：

「我呀？我是在你要跌倒的時候，絆你的腿來的。」

牠聽了自己替牠尾巴說的話，便生著氣，向牠的尾巴說道：

「甚嗎？你在我跌倒的時候，絆我的腿？你這樣可惡的東西！就應當餓狗！」

牠說完了，立刻轉過身去，面向裏站定了；然後把尾巴直起來，送到巢穴的外邊。那個肥狗，正在巢穴外邊蹲著，忽見送出一條白狐尾巴來，牠便用口啣住，用力往外一拉，於是把白狐拉了出來，連頭帶尾，全喫淨了。俗語不是說過嗎？「捨了尾巴，保不住頭。」就是這樣的講法喲！

## 多智的養女

古時候，有一個老農人，他有兩個兒子，大兒子名叫帖門，二兒子名叫帖脫。兄弟二人，全娶過妻了。帖門沒有孩子，帖脫有一個兒子，還有一個養女。

有一年，帖脫到遠方做事了，在這個時候，老農人得了一場大病，在臨死的時候，因為帖脫沒在家，所以把全份的家產，全交給帖門了。老農人心想，帖門帖脫，是親兄弟，留下產業，當然是他們共同享用，所以沒替他們分開，他就死了。

帖門見老農人死了，當然痛哭不止，照例辦理喪事，辦完喪事以後，把所有的產業全歸了自己，過了多日，帖脫回來，聽說父親死了，很後悔自己出門，沒看見父親去世，因此大哭不止。帖門勸了半天，帖脫纔止住眼淚。帖門對帖

脫說道：

『帖脫呀！父親臨死的時候，把所有的產業，全傳給我一個人了！』

帖脫說道：

『父親的產業，本來不一定要分給兩個人；父親既是把產業傳給你一個人，我們做兒子的，自然應當遵守。我仗著我的力氣，也可以養活妻子，我從此以後，就要自立家業了。』

帖門聽了帖脫的話，滿心歡喜，因為帖門獨占家產，很怕帖脫和他爭論；現在帖脫既不和他爭論，還要去自立家業，所以他非常歡喜。他明知帖脫已經拿定主意，他又假意挽留一番。帖脫執意不肯，過了幾天，帖脫便租了一所房屋，帶著妻子和養女，遷移過去。從此以後，帖門帖脫兄弟二人便算是分居了。

帖脫自從分居以後，每日用一匹瘦馬，拉一輛破車，到山林裏砍柴，運到市上去賣，賣得錢來，購買米麵，一家人勉強餬口。他一家的生活，總算是困難極了。

帖脫的生活，雖然非常困難；帖門却一天比一天闊綽了。祇因他承受了全份家產以後，用心用力的經營，所以他日漸闊綽。若是和帖脫比較起來，真是天懸地隔了。

本村的人，聽說帖門獨霸家產的事，人人都抱不平；等到看見帖脫困難的狀況，因為可憐帖脫，越發議論帖門。都說他祇知愛惜錢財，不知愛惜手足。村子裏人多嘴多，你也批評，我也議論，彷彿成了本村一個重大的問題了。後來村子裏幾個富人，因為這件事，竟開了一回會議，第一個人說道：

「帖門不顧手足，獨占家產，這是一件最不平的事！我就不懂那帖脫怎

麼竟會忍受呢？」

第二個人說道：

「帖脫爲人，向來忠厚老實，實在可佩服啊！」

第一個人又說道：

「帖脫固然是忠厚，固然是可佩服，那麼帖門呢？」

第三個人說道：

「帖門哪？他簡直是無恥！」

第一個人又說道：

「他簡直是狠心！」

第三個人又說道：

「是呀！他弟弟那樣的窮苦，他沒有一點可憐他的意思，他豈不是狠心

嗎？」

第四個人說道：

『我們不能袖手旁觀，』

第一個人又說道：

『那是一定的！我們應當出頭干涉！』

第二個人又說道：

『那可不好，我們是無權干涉的！』

第一個人和第四個人，又一齊說道：

『怎麼無權干涉？』

第三個人又說道：

『那樣無恥的人，我們還不可干涉嗎？』

第二個人又說道：

『大家仔細想一想！這件事，是他們家裏的事。帖門獨得了財產，帖脫並沒和他爭論，我們焉能干涉呢？大家要知道這件事，專是帖門和帖脫兩個人做的事！』

第一個人又說道：

『你說的也很是！我們何不勸帖脫和帖門去爭論，然後我們幫助他；這樣辦法，總是應當辦的罷？』

第四個人又說道：

『那不是太柔和了嗎？』

第三個人又說道：

『對待那樣無恥的人，還用這方法，恐怕不濟事罷！』



第一個人又說道：

『我們先勸帖脫去罷！隨後我們幫助他就是了！我想到末了，還是不能  
柔和喲！』

第三個人和第四個人又說道：

『暫且不要管他，我們先勸帖脫去罷！』

第二個人搖着手說道：

『不行！不行！』

大家聽了，一齊問道：

『怎麼還不行呢？』

第一個人又說道：

『唉！你是上年紀的人了！遇見應辦的事，總是退縮；這個也不行，那個也

不行，必要怎麼樣纔行呢？」

第二個人說道：

「諸君哪！我並不是因為上幾歲年紀，就遇事退縮呀！大家仔細想想！我們要勸帖脫去和帖鬥爭論，那帖脫肯去嗎？」

大家齊聲說道：

「他怎麼不肯去呢？」

第二個人又說道：

「我老實對你們說！他若是肯爭論，等不到現在，在帖鬥和他說傳受財產時候，就應當爭論；他在那個時候，既然不肯爭論，到了現在，他還肯爭論嗎？」

大家聽了，全覺著有理，所以大家默默無言；等了好久，第一個人說道：

「那麼，我們應當怎麼樣呢？」

第二個人說道：

「據我的意思，我們大家湊些錢，借給帖脫，教他做資本，去做生意；他做幾年生意，漸漸的也就富足了。這樣辦法，不但成全他的事業，並且成全他的名譽，這是再好沒有的了。但有一節……」

大家聽了，齊聲說道：

「你說的辦法，很好！很好！就這樣辦罷！湊錢！湊錢！」

大家一商量，共合湊了三百塊錢，打算就教第二個人，給帖脫送去。第二個人說道：

「我剛纔說的話，還沒說完呢！這種辦法，雖然很好，但是帖脫是一個極謹慎的人，我想他未必肯受我們的錢，他若是不受，可怎麼辦呢？」

大家聽了，又思索了半天。第一個人對第二個人說道：

『我有主意了！但是你祇管給他送去！他若是收了更好，他若是不收，你就把錢拿回來交給我，我總能教他收下就是了。』

大家商量定了以後，第二個人拿著三百塊錢，去訪帖脫，對帖脫說道：

『現在同村的人，因為你生活困難，全很替你著急，並且佩服你的品行，所以湊了三百塊錢借給你用。你有了這三百塊錢，便可做資本經營商業了。我知道你經營商業，一定能發財，這是可以預賀的了！』

帖脫見同村的人這番厚意，心中非常歡喜，又非常感激；但是他覺著這三百塊錢，是收不得的，所以他對那第二個人說道：

『我平日一點好處也沒有，承大家這樣的錯愛，我心裏是感激極了！但是這三百塊錢，祇好心領，不敢實受，請先替我向大家道謝，我將來還要到各

位的家裏道謝去呢！」

第二個人見帖脫推辭不受，便說道：

「這是大家一番誠意，你務必收下罷！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大家的美意，我已經明白了！但是我不會經商，倘若把資本用完，我用甚麼償還諸位呢？」

第二個人說道：

「你就是不能償還，大家也不向你追索。大家的真意，本來是贈送你的，恐怕你不肯收受，所以說借給你用。我想你一定能經營商業，斷斷不會折本，你就是折了本，也不用你償還，你就收下罷！」

帖脫聽了，心裏是感激極了，但是不肯收這三百塊錢。第二個人說了半

天，帖脫執意不肯。第二個人無法，祇好拿著三百塊錢，去訪第一個人去了。他們見了面，第一個人先問道：

『那個錢，他收下了麼？』

第二個人搖著頭說道：

『他不肯收，我就知道他必不肯收，我和他說了好久，他執意不肯。現在已經把錢拿回來了，你還有甚麼法子嗎？』

第一個人說道：

『我有法子，我不日就要遠行，藉這個機會，我一定教他收下。你把錢留在這裏就是了。』

兩個人商議定了以後，第二個人把錢留下就去了。過了兩天，帖脫又到山林去砍柴，他正在砍柴當兒，忽見路上來了一個同村的人，就是前邊說的

那第一個人；他騎著馬，帶著行李，見了帖脫，便跳下馬來說道：

『帖脫哥！我遇見你巧極了！我正要到遠方做事去，偏巧在路上，遇著一個債主，他還了我三百塊錢；我帶著錢行路，很覺不便，想把牠送回家去，又要往回走，非常的討厭；可巧遇著你了，真是巧機會，我求你替我存著罷！你若是想做生意，祇管使用，不必客氣。我過幾年纔回來呢！等我回來的時候，你再還我。這是我託付你的事體，大約你決不推脫罷！』

第一個人說完，立刻把三百塊錢的錢包拿了出來，硬交給了帖脫。帖脫接過錢包，正要說話，那第一個人不等他說話，連忙跳上馬去，說道：

『我忙的很！咱們過幾年再會罷！』

第一個人說完，在馬上打了一鞭，那馬就飛跑去了。帖脫拿著三百塊錢來，心中想道：

『哎呀！他把這錢託我替他存著，這可是一件困難的事！藏的不嚴密，就許被賊偷了去；交給妻收著，又怕她使用了；這可怎麼好呢？』

帖脫想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想出一個法子來，連忙跑回家去，他到了家一看，妻子全沒在家，便把錢包拿出來，藏在房簷下邊一個瓦罐裏，又在瓦罐上蓋了些泥土，蓋完了之後，又在左右看了兩遍。他心中想道：

『我想這裏是很嚴密的了！不論是誰，也想不道這裏有錢罷！』

帖脫想罷，又折回山林去砍柴，砍完了又到市上去賣，等到回到家裏，比較往日晚的多了。他到了家，先要看一看那瓦罐。他在簷下看了半天，也沒看見瓦罐。他見瓦罐沒有了，不由得驚慌，便向他妻問道：

『簷下放著的那瓦罐，那裏去了？』

他的妻說道：



『今天因爲你回來晚了，預備晚飯，又沒有錢，可巧來了一個收買物品的商人，我就把牠賣了。』

帖脫一聽，非常著急，便嚷道：

『哎呀！這可糟了！』

帖脫說完，默默無言，急的他直要哭。他的妻見他這個樣子，也覺著奇怪，便向他問道：

『賣去一個瓦罐，也值得這樣著急嗎？』

帖脫說道：

『那瓦罐原不要緊，但是那瓦罐裏有錢哪！』

他的妻問道：

『瓦罐裏怎麼有錢呢？』

帖脫便將同村的人存錢的話對妻說了，他的妻一聽，不由得焦急，說道：「你爲甚麼把錢藏在那裏，並不告訴我？爲甚麼有錢不交給我？你若是把錢交給我，又何至如此呢？」

他的妻說完，又是心疼，又是生氣，因此不住的流淚；帖脫也是急的痛哭。到了此刻，沒有法子，祇好慢慢的積蓄，設法賠償罷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帖脫正在山林砍柴，忽然又見一個同村的人，手中拿著五百塊錢的鈔票，騎著馬跑來。這個人見了帖脫，立刻跳下馬來。他說的話，和昨天那個人說的話一樣；也說是要到遠方去，把五百塊錢，託付他存著，並且囑付他，祇管使用。這個人說完，硬把鈔票交給帖脫，跳上馬去就跑了。這個人是誰呢？原來同村的人，聽說送給他的三百塊錢，隨著瓦罐賣了，所以大家商量了一回，又湊了五百塊錢的鈔票，仍然用昨天的法子交給他，這原是村人的

一番義舉，誰知道帖脫真正倒霉，他接過鈔票來，一時沒有地方收藏，順手就放在帽子裏了。他把鈔票放在帽子裏以後，依舊在那裏砍柴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飛了一隻烏鴉來，抓住他的帽子，就飛的沒影子了。

帖脫見帽子被烏鴉抓去，那鈔票自然是隨著抓去了。帖脫抬起頭來，向四面尋找那烏鴉，怎麼找也找不著。帖脫到了此刻，反倒不著急，祇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罷了。

同村的人，給帖脫送了鈔票以後，以為他必要做生意，從此就要發財了，誰知等了多日，連一點消息也沒有，因此大家把這件事也就擱起來了。

有一天，帖脫又趕著破車，到山林裏去砍柴，這一天因為出門稍遲一點，所以砍完以後，天已經大黑了。帖脫心中想道：

『唉！天已經黑了，我若是在黑夜裏回家，就許遇著豺狼虎豹，這可怎麼

好呢？」

帖脫思索了半天，到後來決定宿在林中，等到天亮以後，再回家去。帖脫想罷，先把車馬安放在樹林深處：自己尋了一棵極高的大樅樹，爬上樹去，尋著兩根老幹交叉的地方；他打算臥在那裏，就要睡覺了。但是心中害怕，恐怕自己的馬被野獸吃了，又加著不慣在樹上睡覺，所以他始終睡不著。

帖脫臥在樹上，直到深夜，也沒睡著。正在這個當兒，忽見來了一羣強盜，共合是七個人；他們全騎著馬，攜帶著皮包，口袋，手箱等等物件，來到樅樹的附近，一齊跳下馬來。其中一個人，走到一塊平整的地面上，口中說道：

『寶藏穴，急速開！衆位兄弟大發財！』

這個強盜說完了，祇見地面上，吱的一聲，忽然開了兩扇門。帖脫一看，一個一個的，全拿著皮包，口袋，手箱等件，走進地穴。不大的工夫，全都空手上來。

仍是剛纔那個強盜，對著地穴的門又說道：

『寶藏穴，急速關！衆位兄弟皆平安！』

這個強盜說完，又聽那兩扇門，吱的一聲，自己就關閉了，仍和尋常的地面一樣了。衆強盜向四圍看了一看，一齊上了馬，不知何處去了。

帖脫在樹上，把這些事，全看見了。他心中想道：

『這一羣人，是做甚麼的呢？那地面，怎麼一說那幾句話，就能自己開閉呢？這是一件新奇的事，我要調查調查，我若是說那幾句，大約也能自然開閉罷？我何妨試一試呢？』

帖脫想罷，便從樹上爬了下來，對著地面說道：

『寶藏穴，急速開！衆位兄弟大發財！』

帖脫說完，那地面果然吱的一聲，開了兩扇門。帖脫走過去向地穴裏一

看，並不黑暗，彷彿是點著燈一般，但見順著地穴，砌著一層一層的石梯，帖脫看罷，便順著石梯往下走，走到石梯盡處，見旁邊有一間很寬敞的大廳，牆壁棚頂，全是用石頭造成的。地下堆著箱子口袋甚多，打開一看，裏面裝的全是金銀珠寶，帖脫看了，心中大喜。他到此時，已經知道這是強盜收藏財物的地方，因此一推想，便知道剛纔那七個人，是一夥強盜了。

帖脫對著地穴裏的金銀珠寶，思索了半天，又想取這項財物，又不敢取這項財物，到了後來，還是決定取了。他便把金銀珠寶，取了幾口袋，全都搬出地穴，然後對著地穴的門說道：

「寶藏穴，急速關！諸位兄弟皆平安！」

帖脫說完，那地穴便關閉了。帖脫見地穴關了，連忙到樹林深處，把車馬拉了過來，把車上的柴草取下來，把金銀珠寶，放在車上；又在金銀珠寶上面，

蓋上一些柴草，然後趕著車就回家去了。

帖脫走到家裏，天還沒亮，他的妻因爲他沒回家，正在著急，也沒睡覺，她聽見門外車聲，心想必是她丈夫回來，連忙走出來一看，果然是她的丈夫，她便對她丈夫說道：

「哎呀！你可回來啦！你再不回來，就要把我急死了！我以爲你從樹上掉下來，受了傷啦，或是遇著野獸啦。哎呀！可把我急壞啦！你到底因爲甚麼到這個時候纔回來呀？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你先不要問！你趕快幫著我，把車上的東西，搬進去罷！」

帖脫同他的妻，把金銀財寶，搬完以後，休息了一會兒，纔把遇著強盜開地穴的話，對他妻說了一篇。他的妻聽了，自然也很歡喜。到了第二天，帖脫心

想這樣的事體，雖然不可告訴旁人，却應當告訴自己的親哥哥。因此跑到帖門家裏，把他昨夜發財的事，對帖門說了一遍，隨後又接著說道：

『……那地穴裏，還有無數的財物，我想再去一趟，所以來通知你。你若願意去，你就跟我一塊兒去，你想好不好？』

帖門本是貪財的人，見帖脫勸他同去，焉有不去之理，他連忙說道：

『我同你去！我同你去！咱們立刻就去！』

他們兄弟兩個人，喫完了早飯，每人趕著一輛車，直奔那樹林子裏去了。他們走到地穴旁邊，帖脫便說道：

『寶藏穴，急速開！諸位兄弟大發財！』

帖脫說完，那地穴的門就開了。帖脫見地穴的門開了，便帶著帖門順著石梯走下去。祇見那大廳裏的金銀珠寶，還堆著許多，他們用口袋裝上財寶，



一趟一趟的，往地穴外邊搬運。帖脫搬了幾口袋，放在車上，他以為已經够了；所以他想要回去，便對帖門說道：

「哥哥！咱們拿的不少了！若是再多，那馬就拉不動啦！咱們回去罷！」

帖門是貪財的人，他見了這些財寶，恨不得全把牠搬去；他那裏肯回去呢？所以他聽見帖脫勸他回去，便說道：

「你等一等：我再搬一袋。」

帖脫等他搬了一口袋，他又下地穴去搬，一連搬了三口袋，他還要下去搬。帖脫又對他說道：

「哥哥！咱們回去罷！你看一看，天已經不早啦！」

帖門到了此刻，已經被財寶迷住了，那裏肯捨呢？所以他見帖脫催他，他還嫌煩，他對帖脫說道：

「你若是想回去，你先回去就是了！我隨後趕你去，你先走罷！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那麼，我先走啦！你搬完了以後，你就說：『寶藏穴，急速關，諸位兄弟皆平安。』你這樣一說，那地穴自己就關閉了，你可不要忘了！」

帖門說道：

「是啦！」

帖脫自己趕著車回家去了。這地穴裏，祇賸下帖門一個人，他還是不住的搬運。他心中想道：

「這一回，我把所有的財寶，全搬了去，就得啦。若是賸一點，豈不可惜嗎？」

帖門想罷，仍是搬運不止。那時天要黑了，他也不知道。他正在搬運之際，

忽然來了一個強盜頭目，帶領著三四個強盜；他們見地穴的門開了，又見地穴旁邊，放著一輛車，在車上堆積許多的口袋，彷彿一座小山似的。衆強盜看了，正在喫驚之際，祇見帖門搬著一個口袋，正從地穴裏走出來。衆強盜看了，人大怒，其中有一個年輕的強盜，看見帖門，尤其有氣，拔出刀來，對著帖門就是一刀，強盜頭目一見，連忙攔阻，說道：

『你不要殺他！我還要問……』

強盜頭目說的已經遲了，將說到此處，帖門的頭顱，已經掉下來了。強盜頭目又對那年輕的強盜說道：

『你爲甚麼不問他的口供，就殺了呢？你們趕緊查點財物罷！』

衆強盜聽了，把車上的財寶，又搬運回來，合在一起，查點了一回，遺失了許多。強盜頭目見遺失了財寶，越發責備那年輕的強盜說道：

『遇見這一類的人，就應當把他捉住，問他姓名住處；就是遺失了財物，也容易查找。你冒冒失失的，把他殺了，將來想要查找，豈不費事了嗎？』

強盜頭目越說越氣，把那年輕的強盜，打了一頓，隨後派人看守地穴。又把帖門的車拆毀，又在帖門的馬胯上，打了兩鞭子，把牠打跑了。諸事安排妥當，那強盜頭目，便改了裝束，到各處查訪財寶的下落去了。

再說帖脫回家以後，把拉回來的財寶，全都收藏起來。到了第二天，聽說帖門並沒回家，他的馬却自己回來了。帖脫心中一想，知道是凶多吉少。他一聲沒言語，仍照每日一樣，趕著車到山林去砍柴，其實爲的是探聽帖門的消息。他到了樹林子裏一看，祇見帖門的死屍，躺在地上，那腦袋却另拋在一邊。帖脫看了，不由得要哭，但是他知道這裏是危險地方，連忙忍住眼淚，偷偷的把帖門的死屍和腦袋，搬到車上，又砍了些柴草，蓋在上面，急急忙忙，跑到

帖門的家中去了。

帖脫到帖門家中，見了帖門的妻，把尋著死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帖脫說完，不住的痛哭。帖門的妻，也是痛哭不止。叔嫂二人，哭了半天，隨後就商量辦理喪事。過了兩天，出殯下葬。帖脫把哥哥埋葬了以後，非常的悲傷，他便到一家茶館裏喫茶，爲的是消愁解悶。但是他一邊喫茶，一邊歎氣。正在這個當兒，祇見對面的座上，有一個紳士，很像一個上等社會的人，在那裏喫茶。那紳士是誰呢？大約可以猜的著，他就是那強盜頭目，扮做紳士模樣，在這裏查訪財寶的下落呢。他看見帖脫而帶愁容，不住的歎氣，他便對帖脫說道：

「你爲甚麼如此歎息呢？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唉！祇因我有一個哥哥，他前天到樹林裏去砍柴，也不知被甚麼人殺

了，今天纔出殯；我就爲這件事歎息喲！

強盜聽了，心中略微的想了一想，然後做出憐憫帖脫的樣子來，對他說了許多的安慰言語，隨後又問道：

『你哥哥死了以後，家裏還有甚麼人哪？』

帖脫說道：

『唉！可憐哪！我哥哥死了以後，他的家裏，就贖他妻一個人了。』

強盜說道：

『啊呀！可憐！可憐！他的家業，怎麼樣呢？』

帖脫說道：

『他的家業還不壞，贖一個寡婦，足夠度日的了。』

強盜說道：

「你哥哥叫甚麼名字呀？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他叫帖門。」

強盜聽了，假裝做出喫驚的樣子來，說道：

「啊！就是帖門啊？他是我的朋友啊！我來到這裏，心想著辦完事，還要訪他去呢！怎麼他竟被人害了呢？哎呀！真教我傷心哪！」

強盜說完，又做出悲傷的樣子來，對帖脫說道：

「帖門的住宅，在甚麼地方，你能够告訴我麼？我很想認識他住宅的門。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這件事不難，我可以同你到那裏，把他住宅的門，指給你看。」

兩個人說完，付了茶錢，一同出了茶館。帖脫把強盜引到帖門的門前，對強盜說道：

「這就是帖門的住宅！」

強盜聽了，在門前看了一看，隨手從懷中取出一根粉筆來，在門上畫了一個兩重的圓圈，帖脫不明白他畫圈向意思，便向他問道：

「你在這門上，畫一個兩重的圓圈做甚麼用呢？」

強盜說道：

「你問我爲甚麼畫那圈子嗎？我和帖門是好朋友，我過兩天，打算到他家裏來，安慰他的妻，我恐怕再來的時候，忘了他的門，所以畫一個記號。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啊！原來爲這個呀？你和我哥哥，真算是好友啊！」



強盜說道：

「帖門在世的時，我和他實在是相得；他既是死了，我應當安慰他的家人哪！我還要問你，你在那裏住家呀？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我的家呀？就是對面那個破門喲！」

強盜說道：

「噫！就在對面哪？」

強盜說完，便走過去，在帖脫的門上，也用粉筆畫了一個兩重的圓圈。帖脫看了，便問道：

「你爲甚麼，在我的門上，也畫一個圈呢？」

強盜說道：

「我爲的是留一個記號。我看你非常的好，我想和你交朋友，過兩天我一定來訪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你就明白了！啊哈哈哈哈哈！」

強盜說完，別了帖脫就走了。帖脫回到家中，對家中人說道：

「我今天遇見一個人，打扮的很是闊綽。這個人非常的有趣，他爲認識人的住處，便在人住宅的門上，畫一個記號。這個人非常的熱心，他聽說帖門被殺，立刻露出憐憫的樣子來。你們想想，像這個人，豈不是一個又熱心又有趣的人嗎！」

帖脫說完，他的妻和他的兒子聽著，全不甚注意。惟獨他的養女，是一個十一歲小姑娘，聽了帖脫的話，覺著奇怪，牠思索了一時，然後對帖脫說道：

「父親哪！您真以爲這個人，是一個熱心人嗎？您若是這樣想，那可錯了！我想他必是強盜殺我伯父的就是他！他必因爲遺失了財物，所以來到這裏

查訪。嚶呀！今日夜間，非常危險！我想他今夜必到這裏來！父親想我說的話對不對？」

帖脫聽了養女的話，自己又思索了一番，果然覺著那強盜的像貌，彷彿熟識似的，便說道：

「你說的很有理！他如果真是強盜，那可糟了。這樣說起來，我們的性命，全很危險哪！這可怎麼好呢？」

養女說道：

「父親不要著急！咱們總要想對付的方法；但不知那強盜在門上畫的是甚麼記號？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他在你伯父的門上，和咱們的門上，全畫了一個兩重的白圈。」

養女聽了，心中略微的思索了一番，然後說道：

「他既是在我們兩家門上，畫了白圈，最好是在本巷的街門上，一律畫上白圈；這樣一辦，他們雖然前來，也分不清那一家的白圈，是他畫的了。父親想怎麼樣？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我本來沒有主意，你既是想出這種對付的方法來，姑娘且試一試罷了。」

養女拿了幾枝粉筆，走出家門，從東頭走到西頭，把本巷裏所有的門上，一律畫了一個兩重白圈；畫完以後，便回家去了。

再說那紳士打扮的強盜頭目，別了帖脫，便聚集同夥的強盜，議定到了夜間，一同攜帶兵器，到帖門和帖脫的家中，劫奪財寶。大眾商議定了，到了夜

深的時候，便一同起身；來到巷中一看，祇見家家門前，全畫著一個兩重白圈，竟分不清那是帖門和帖脫的家門了。強盜頭目看了，知道帖脫已經醒悟，並且深夜之間，無法尋找；祇好帶領著衆強盜，空手而回。

強盜頭目，帶著衆強盜，回去以後，大眾問道：

「我們今天前去，空手回來，以後應當怎麼樣呢？」

強盜頭目說道：

「我想帖脫的家中，必然有聰明人，替他籌畫計策。我們以後，更須加倍的留神！將來奪回財寶，也要用一點計策纔成。現在我已經想出計策來了，暫且不便說明。容我再去探訪一番，然後照我的計策去辦，一定可以成功了。」

強盜頭目，和衆強盜說完了以後，一時全都散去。那強盜頭目，到了第二天，又去查訪；並沒費事，就把帖脫的住宅訪著了。他詳詳細細的記在心中，立

刻回去，聚集同夥的強盜，說明了他的計策。大家聽了，全都贊成，又過了一天，他們就照計施行了。

再說帖脫的家裏，起初聽了養女的話，人人擔驚害怕；後來見強盜沒有動作，大家也就慢慢的放心了。過了兩三天，恰當天將黑的時候，忽聽門外有人叩門。帖脫聽了，走出去一看，祇見一個販油的商人，趕著車馬，在車上載著七個大油簍。帖脫看了，向那商人問道：

『你是做甚麼的呀？』

商人說道：

『我是販賣麻油的商人，今日因為天晚了，打算在你老的宅裏，借宿一夜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？』

帖脫說道：

『可以！可以！不過我的房屋狹小，又因爲家中貧窮，恐怕應酬不能周到；你如果不嫌棄，就請進來罷！』

商人聽了，非常歡喜，連忙把車馬趕到院中；隨後同著帖脫，到屋中坐下。帖脫同商人談了半天，彼此非常的投契。帖脫便叫家中人，給商人預備晚飯。帖脫的養女聽了，走到院中一看，祇見車上放著七個油篋，祇有一個篋開著，蓋裏面確是有油；其餘的六個篋，均封蓋的很嚴。養女正在觀看之際，忽聽篋裏彷彿有呼吸的聲音，仔細一看，但見每一個篋上，全有一個圓窟窿，裏面的油，却流不出來。養女看了半天，覺著奇怪，便用手在篋上拍了兩拍，聽著唧唧的聲音，可以斷定裏面沒有油。祇因牠一拍，那篋裏全顯出有人轉動的聲音，因此她知道篋裏一定有人。她又看了一看，然後跑到帖脫面前，眼睛看著商人，口中向帖脫問道：

「父親教我們給客人預備晚飯嗎？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不錯的，天已不早了，務必趕快的預備！」

養女說道：

「預備甚麼飯呢？」

帖脫說道：

「不論預備甚麼全可以，總是要預備好一點的。」

養女一邊答應著，一邊就去了，她心中想道：

「那裏來的油簍呢，明明又是那強盜來了。我先不必對父親母親說，等我把他們治了以後，再說罷。」

養女想罷，便教她母親預備晚飯。帖脫陪著商人喫完，就回到自己屋中，





，了死燙都盜強，去下灌裏箕油向水滾拿女養

睡覺去了。

這販賣麻油的商人是誰呢？果然被那小姑娘猜著了，他就是那強盜頭目裝扮的。他把六個強盜裝在油箕裏，爲的是到了夜間，一同下手。這便是強盜頭目定的計策；誰知還沒施行，又被那小姑娘看破了。

帖脫的養女，見大家都睡覺去了，她一個人，走到廚房，把滾水壺提了出來，對著那油箕的窟窿，往裏灌水；每一箕灌三壺滾水，把油箕裏的

六個強盜，活活的全燙死了。她灌完了水，一聲也沒言語，偷偷的回屋裏睡覺去了。

那強盜頭目，到了半夜，知道全都睡著了。他便走到院中，對著油簍，輕輕的呼哨，但是沒有人答應。他心想衆強盜必是在簍裏睡著了，因此走過去，把簍蓋揭開一看，祇見簍裏，熱氣騰騰，全盛著滾水，六個簍全是一樣，簍裏的人，已經燙死許久，沒有法子救了。強盜頭目看罷，又是恨，又是怕，便輕輕的套上車，拉著油簍離了帖脫的家門，用鞭子，催著馬快跑。他們一共來了七個人，現在得活命回去的，祇賸他一個人罷了。

自此以後，帖脫家裏的人，人人害怕，那養女對帖脫說道：

『現在和強盜結了深仇，他一定要來報復，咱們在這裏居住非常危險。據我的意思，總是遷移到旁的地方居住去罷。』

養女屢次的這樣說，帖脫總覺著本村的人，待他很好，他總是捨不得同村的人；所以猶疑不定，一味的遷延。過了幾天，那強盜頭目，果然又來了。他這一次是扮成一個闊人模樣，前來借宿。帖脫因爲他改扮的甚巧，所以認不出他是強盜頭目來；竟把他請到屋裏，還給他預備晚飯。養女籍著給他送飯，走到他的面前，仔細的看了一番，認定他是強盜頭目，不過他裝扮的十分巧妙，不容易辨認罷了。養女看罷，等到臨睡覺的時候，偷偷的對帖脫說道：

「父親哪！您可要留心哪！今天來的那個闊人，還是前次來的那強盜改扮的喲！」

帖脫聽了養女的話，不甚相信，養女說道：

「父親如果不信我的話，我今夜同父親，在一個屋裏睡，倘若有甚危險，我也可以幫助一點。」

養女說完，便拿了一把很鋒利的斧子，放在枕邊。她雖然很困倦，但是她決不敢睡。到了半夜，忽聽屋門外邊，有極輕的脚步聲音。她立刻拿起斧子來，走到窗邊，向外窺探，祇見那個闊人打扮的強盜，躡足潛踪的，直向屋門，走了過來。她看罷，也不聲張，便藏在屋門後邊。不大的工夫，祇見那屋門輕輕的開了，那強盜在黑暗中走了進來。養女在強盜的身後，舉起斧子，對準強盜的頭顱，砍了下去。那強盜毫無防備，一斧子就被養女砍死，倒在地下。

養女砍死強盜，便把帖脫叫醒。父女二人，把強盜的死屍掩埋了。帖脫因為養女又勸他遷居，他便決定主意，遷移到遠方去了。

帖脫遷居以後，先買了一所舊房屋，從新修理，添蓋新房，又買了許多地畝，他居然也成一個闊人了。有一天帖脫正在門前站著監工，恰巧走過兩個行路的客人來，對著帖脫，看了一看，然後說道：

「你是帖脫嗎？你在這裏做甚麼呢？」

帖脫聽了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是舊日同村子的人；一個是送給他三百塊錢的，一個是送給他五百圓鈔票的；他們兩個人，在遠處經商，現在打算還鄉，所以從帖脫的新居門前經過。帖脫見是自己的同鄉，連忙向兩個人答話，把兩個客人，請到客廳裏坐。帖脫先向兩個客人，謝他們借給錢財的美意，隨後又把怎樣把錢裝在五罐裏賣了的話，以及烏鴉抓去鈔票的話，對兩個客人說了一遍。兩位客人說道：

「你爲甚麼遷居到這裏來呢？」

帖脫又把遇見強盜發財，以及和強盜結仇的話說了一遍。兩個客人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全說帖脫向來忠厚老實，所以得此善報。帖脫因爲兩個客人，既是同鄉，又是曾經幫助他的人，他因此大擺筵宴，請兩個人喫喝，並極力述說

感謝的。意思喫完酒飯帖，脫同著兩個客人在，院中閒遊散步，祇見一段破牆下邊，放著一個瓦罐，這本是隨著舊房屋買得的，帖脫見了，便向兩個客人說道：

『二位請看！當日藏錢的那個瓦罐，就和牆下放著的瓦罐一個樣。』

兩個客人聽了，便說道：

『那麼，咱們看一看，裏邊有甚麼沒有。』

大家走過去一看，誰知那瓦罐裏放著三百塊錢，絲毫沒動，果然是當日那三百塊錢。大家看了，覺著非常的新奇。此刻木工正在院中鋸伐樹木，那棵樹上，有一個烏鴉窩，木工用長竿向上一觸，立刻落在地下。大家走過去一看，祇見那鴉巢的枝草中間，放著一個舊帽子，帖脫認得是自己的帽子，拾起來一看，那帽子裏放著五百圓鈔票，一點也沒損壞。帖脫和大家看了，更覺新

奇。帖脫除將原本八百圓還給兩個客人以外，並加了三倍的利息，一同交還。過了幾天，兩個客人辭別了帖脫，回家而去。帖脫把新房建築齊整，很舒服的度日了。

